



09972

微臣待罪逾時疏

爲微臣待罪逾時舊疾增劇懇乞聖恩俯允回籍調理事切照臣去年七月間署廣東司事爲違餉將絕借發金花銀兩權宜卽屬苦心專擅自知負警幸蒙聖恩寬其斧鉞之誅僅從薄謫吏部欽奉聖諭擬山東都轉運鹽使司判官添註以請曲貸敢忘洪恩內外皆可自効如得養銜於鹽筴尙期補過於桑榆臣之分亦臣之心也乃待命歷時舊疾復作藥餌增而飲食減痰火盛而肌骨銷困頓旅邸見者相驚臣亦自厭然伏枕展轉而不敢輒言者以大造旣無棄人微軀或有起色違顏咫尺忍死須臾耳而今歲亦條更病且益深勢難再待矣戀闕之誠雖篤報主之念成虛臣所爲乾坤正氣集卷三百三十七

微臣病極情迫疏

爲微臣病極情迫再申前請懇乞天恩允放回籍事切照臣去年爲借發金花銀兩蒙恩降調候謹逾年病苦交作已於前月具疏懇恩回籍調理拜疏之後日以幾曰聖明宥臣罪而未忘使過或者鑒臣病而早爲允放乎乃時逾浹旬未蒙簡發正靜聽聞忽接家報臣父聞臣之病亟望臣歸淚灑眼穿日以爲歲臣切自念留帑金而未果旣不得遂其忠縈親懷而莫慰又不得成其孝因是展轉憂思舊患增劇心益苦待益難矣萬不得已力疾出城沿途



候旨冒罪而行臣豈不知守官之義第舊任已離新命未下無官可守而情亟勢迫想亦聖明之所心矜也懇祈天恩俯允回籍倘霍然可冀遂依戀子舍之情而此外何求酬詠歌太平之願卽以徑行罪臣所不辭矣臣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請發帑疏

爲遼餉督催愈急新庫空虛轉甚懇乞聖明速發帑金以濟燃眉事切照臣起罪廢之餘過蒙聖恩使管新庫則餉之出入惟臣司之而其有無惟臣知之遼東寧前天津以及薊密昌霸或以戰士之月糧索或以援兵之行糧索或以召買之價銀索諸臣情見乎文移委官口窮於叫號而莫不刻畫時勢難待那借已窮之狀而庫無以應前件未足後款復開領者尙畱催者踵至而庫又無以應夫兵急則餉不得不急也月糧行糧折色本色事勢相逼同條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三十七

二

共貫總爲遼事也苟一節之不應將全體之俱傷而索之急如此庫之空如此數月以來內帑頒及遼左者非不數數第所頒者賞也非餉也賞無定額特一時暫沛之恩餉有成規實按月常給之數得賞於分外雖不勝喜缺餉於額中殊不勝怨究之賞暫而餉常故怨多而喜少至以百餘萬之沛發而不能解一時之急者政坐此犒賞之銀不能爲月糧不能爲召買故也委官守候有一月者有兩月者有三五月者臣每一出環臣而泣偶獲外解聚首而爭酌量分給十不得一又復替替擁訴矣卽加派搜括郡縣多急公之吏而梯山航海解納非畫一之期彼飢軍餓馬豈肯有待而不脫巾米價豆值豈肯有待而不騰踊當厄不與事後何追臣縱欲對蹙額之委官強作無情之面孔而能不扼腕於征夫寒心於國事哉臣懼極而思無術以處反覆窘迫而恍然悟曰臣得之矣

蓋此事於臣爲職掌於皇上爲家事臣之職掌臣能知之而皇上之家事非皇上誰辦之況皇上天縱英明深爲邊餉吃緊李進忠因詔贖銀不以入內而以濟邊也罪人房價不以入內而以濟邊也邇復憫念征東將士寒苦諭部行賞言言生東海之春字字隕征人之淚皆發自聖心非廷臣之入告也使知索餉之急新庫之空豈難渙王居以酬死士乎此事此情臣非管庫臣亦不知皇上何從知之今臣知之而不以入告是墮征東將士之苦而不使上間復鬱皇上事事爲遼之德意而不使下暨也坐待軍心之變立貽廟社之憂臣之肉猶足食乎今臣入告而皇上既知之必有所以處之其則不遠有先帝之家法在蓋大內金銀之氣久蝕日月之光先帝不難破一恠以發之天宇重開倒懸立解無窮之志事端賴於皇上之繼述及今而出內府之所有餘補外解之所不逮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三

三

使索餉者隨叩隨與則得餉者士飽馬騰此爲上著不聞賈人之術乎賈人流通千金以權出入而必於每歲常數之外別操贏餘以備不時之需不使有中斷之隙從來財用有本則相生易脫節則再續難理固如是今日遼餉何等關係而可聽其脫節不爲之所也外解之來各有程期卽欲強先一日而不能遼餉之索急如星火卽欲姑待明日而不可則所以別操贏餘爲外解之接續而使新庫得環中以應無窮非帑金百萬曷克有濟且新餉原附太倉舊庫舊庫雖號空虛然外解款日尙多如遇遼餉告急猶可通融那借今奏分新餉另爲一庫譬如窮人素倚鄰里爲命一旦孑然獨處卒有緩急憑誰奔訴而又誰爲匍匐救之者乎臣今日之請非但司遼餉言遼餉實在新庫言新庫計窮力詘不得不出於此懇乞聖明俯鑒新庫轉空立發百萬以濟遼急庶不失特設此

庫之初旨而罪廢小臣亦得竭頂踵以報聖恩於萬一遼左幸甚
宗社幸甚

再請發帑疏

爲經臣畫有成謀軍需急無所措時難再遲補贖伏請懇乞聖明
速賜批發以與經臣協應事切惟人之周身一處有急全體皆應
不待商度不煩驅策蓋貫通之至也國家事勢猶之一身宮中府
中俱爲一體疆場廊廟不宜異同稍有闕隔卽成大病居常且不
可況濟變乎臣於十一月二十日曾奏爲遼餉督催愈急新庫空
虛轉甚懇乞聖明速發帑金以濟燃眉事候旨逾旬未蒙批發伏
念臣自蒙恩復職至今仰見我皇上厲精批答無畱中之疏一旦
畱中白臣疏始豈以臣疏爲無當而畱乎乃未幾而經臣袁應泰
以戰馬三月無料告矣臣部堂官李汝華方據疏請帑而經臣戰

乾坤正氣集

卷三三七

四

守次第之疏又至矣年來邊事規模未定苦無結局之期經臣建
此大策期以兵馬糧料正月齊足而後舉事夫以疆場之大計如
彼目前之近期又如此而罄懸之新庫外解寂然內帑不發皇上
試思此事關係何如哉糧料不足則戰守必不能決戰守不決則
撫順必不能復是國家所恃以保封疆奠社稷者全係於經臣復
撫順之一策而經臣之策所恃以及時展布不歎掣肘悔噬臍者
全在於正月齊足之糧料今十二月十二日矣屈指正月能有幾
時卽皇上今日以見在帑金沛發百萬付臣庫中臣卽刻發付委
官然幾日召買幾日轉運已懼後時而况守無一錢之空庫待不
可定之外解豈不悞師期而撓勝算哉天下事不一勞則不永逸
不大費則不大省明春撫順之復爲必不可悞之著正月糧料之
運爲必不可缺之資則今日君臣上下俱當同心協力以應經臣

之畫必不謂空庫可株守外解可徐待內帑可不發師期可不應而徒徂眉睫之暫安以臣疏爲閒題也臣切計自今至歲除十八日中一時一刻皆明歲精神結聚之會聖天子與賢宰相寶愛寸陰奚啻尺璧倘宮中府中不相通廊廟疆場不相應大內有用金錢不以養士馬目前緊要日月不以籌兵食轉盼而元旦又轉盼而元宵正龍飛介貺虎拜揚休之日臣方且隨諸臣後呼嵩祝釐之唯虔安敢哆口封疆大聲疾呼以竄九重之聽哉是今日不言非直悞今歲之十二月並悞來歲之正月也悞在十二月猶曰始待正月悞在正月臣卽欲待而經臣其安能待之經臣時不可待勢不能待機不容待而執無餉以責臣臣之罪其尙可誅乎此臣之惴惴冰兢日不甘食夜不安枕瀝血補牘以申前請也懇乞聖明急下臣疏以臣言爲是則允臣之請以臣言爲非則罷臣之職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三十七

五

假使臣今日不言他日有追論悞事之臣者而並以及臣臣其何辭臣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請卹典疏

爲奉詔陳情懇恩卹錄以覃聖澤以勵臣忠事臣伏讀兩次恩詔內開起廢事理凡建言廢棄詿誤諸臣已遵遺命酌量起用其有抗言得罪黜降歿身者吏部作速查開職名分別奏請仍用卹錄欽此臣仰窺聖明至意而深有感於臣之祖也臣祖久徵以萬歷八年進士任河南息縣知縣丁內艱服除補山西襄垣縣知縣欽取選授陝西道御史丁外艱服除補江西道御史巡按蘇松差滿還朝值皇考爲兵部考察事遷怒科道諸臣一時勾去五十餘人臣祖具疏申救得旨降調任山西澤州判官此二十四年春閒事也後於三十五年吏部請移河南榮澤縣知縣已奉俞旨而臣祖

逝矣竊念臣祖兩任邑令擅冰蘖之操持再莅西臺著澄清之風
采當皇祖怒勾科道時天威甚厲誰不知補牘卽是批鱗且聖怒
難回誰不知一斥卽爲永棄而竟簪筆直前褫官以去此生平大
節固朝與野之共聞知無待子若孫爲之揚厲者今恩詔屢頒聖
澤優渥先後建言廢棄諸臣俱起東山共趨北闕如太僕寺少卿
林熙春者尤與臣祖同爲一事同於一日拜疏同於一日謫官今
熙春治厯清華而臣祖獨先朝露臣祖母王孺人每向臣父及臣
問朝家盛典聞臣祖同時諸人俱蒙環召且爲踴躍且爲歛歔踴
躍者慶國家之收舊人以襄新政歛歔者傷臣祖之與諸人同瘞
不及與諸人同榮也臣語祖母謂恩詔煌煌存歿並沾今卽不得
與存者同蒙召用猶得與歿者同荷卹錄臣祖母領之輒敢援恩
詔以請臣祖之品格不俟今日而論始定卽臣居官無狀有慚祖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三十七

六

淺矣

駁馬侍御疏 同耿如杞葉震生

爲微臣任事招尤出言觸忌懇乞聖明速加重處以昭小臣炯戒
事臣等待罪戶曹原無善狀近以邊警告急樞員未備猥蒙聖恩
改調司官數人臣等與焉臣等不揣愚昧上痛祖宗之土宇下痛
官軍之鋒刃入署以來當食廢箸中夜涕流區區血誠可泣神鬼
因思事有綱紀苟能調度卽一著可救全局之差官無崇卑但竭
股肱卽小臣可分大臣之任此國法未伸一疏臣等實代臣堂官
具稿而不意御史游士任輒以代擬爲臣等罪也士任未嘗指臣
等姓字第臣等不敢自昧本心故同出一揭具明始末士任竟相

忘無言臣等服其雅量而不意御史馬逢皋復以略無忌憚爲臣等罪也臣等最虛心最服善苟中臣病褐寬博且拜之況出身繡口乎然臣固小臣而以御史指臣爲小臣臣實不服臣固不敢以戒愼恐懼自信而以揭應臺臣爲略無忌憚臣尤不服臣等咨具肝膽各有生平各求報主恩而襄國事非敢無忌憚也俛不解避時忌不會憚要人耳臣等初意臺省風采排雲撼岳而必不妄加於無罪之部司部司而低眉俯首唾面自乾亦必爲臺省之所鄙棄而詎意其不然乎今臺省前儘不乏低眉俯首之人矣卽再添臣等三二人之忌憚不足益臺省之尊倘略容臣等三二人之忌憚或反成臺省之大而必欲使之頭不敢擡氣不敢喘化六曹爲奴隸以供臺省之麾頓似非所以養士氣而濟時艱也國家平日倚重臺省原非他司敢望今日事急政報恩之會當爲國家圖

乾坤正氣集

卷三頁七

七

其大者清芬消之議論作擔荷之精神方見風采似不必以盛氣凌部司從衙門起意見也夫臺省誠貴倨部司誠卑瑣然國家設官分職共期維持臣子任職居官各圖稱塞二百年來就威權以論氣焰概被臺省占絕若按掌故以論名臣常見部曹居半臺臣今日試猛撥習氣另開眼界當知士各有志不可輕相量也臣等不才誤蒙任使歎國勢之凌夷而尋受病之處酌施爲之大第而開措手之端申國法一疏或不大謬詎意入門一著卽被惡聲更從何處著手耶卽熱腸未冷敢忘共濟艱難而覩面難施又懼習成頑鈍皇上陞臣如杞以協理司事命臣善繼震生以題覆章疏臣不足惜有辱主命皇上亦何所利於頑鈍之臣而強使就職乎小臣不敢辭官而聞言理合引分卽日拜疏離署靜聽處分臣等無任隕越待命之至

請告疏

爲患病實深懇恩放歸以便調理以免曠官事臣以散材誤蒙聖恩起自廢籍濫列清秩誓捐頂踵以圖報稱於萬一詎意葵藿之誠雖篤蒲柳之質易衰舊有積痰每爲舉發至今春而遂劇頭目眩暈手足拘急且不能趨朝參又何遑問職業惟是時當戒嚴恥言請告偃臥私寓涉月逾時臣同鄉同官所共見者夫當戒嚴之時無病而謬言病謂之避難固非忠臣之所以事君嫌避難之迹有病而不言病謂之貪榮亦非志士之所以自處頃見諸臣中有以眞病請告者俱蒙皇上允放則疾病人所時有聖明固曲體之矣臣之立身頗有本末素不避難亦不貪榮謹以眞病實情自列於君父之前伏乞聖明俯允回籍以便調理倘得靜依藥裏未棄餘生當隨山野老共歌聖化也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三十七

八

再請告疏

爲病久不愈再懇聖恩俯允回籍以便調理事該臣前疏爲患病實深懇恩放歸以便調理以免曠官事奉恩旨鹿善繼素著清勤起用未久何得輒以病請卽出供職不准辭該部知道欽此欽遵臣不勝感激不勝惶悚竊念凡生聖世孰不願依日月之光而臣自廢籍起列清秩凡受主恩孰不思效犬馬之報而臣以末品謬承溫綸病苟可調何敢再請詎意盼愈日急奏效轉遲雖回餘生於垂危之後幸視息之猶存而治己病於沈痼之餘非刻期之可起病中苦狀未敢褻陳總之頭目之眩暈猶前手足之拘急未減卽聖明不欲廢臣冀收洩勃之用而臣衛生無術自成廢人矣且苦久病不能任官復念曠官還能增病蓋自夏初奉旨入秋不愈卽擬再請而顧戀深恩幾幸旦暮之愈荏苒至今病未全瘳祇成

曠職身猶半廢徒重負恩每一念至無可自容伏乞聖恩察臣病
苦實惟准臣回籍調理身卽去官病或脫體倘餘生之望遂總聖
德之昭蘇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三十七

九

催用巡倉御史疏

代李大司農

爲漕儲立等入倉巡視尙稽俞旨三懇聖明卽賜批發以襄國軍大計事雲南司案呈照得每歲漕糧抵壩入倉全藉憲臣以爲彈壓都察院題差王御史本部兩疏題催未奉俞旨見今漕糧齊集通灣巡視萬難再緩呈乞再行題催等因到部臣竊惟國事有重輕勢有急緩使事非吃緊臣何能粧點本輕者以爲重使時尙可待臣何樂張皇可緩者以爲急而數百萬漕糧之爲國家大計皇上之所素晰也巡倉御史之爲漕糧重寄皇上所明知也巡視缺則抵壩者不能入倉又皇上所熟諳也據臣一疏再疏已無未盡之辭至於再疏復爲畱中而漕糧遂雲集於通灣矣院臣亦念事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三

一

勢旣迫具疏以催蓋與臣切同心之憂爲協力之請蒿目引領望明旨之一允而猶未得也前尙謂按期入倉今則立等入倉矣前尙謂命難再緩今則已屬旣緩矣舳艫相接如鱗如蝟盼盼焉冀旦夕收納以結經年之局蘇萬里之勞祇爲倉臣未奉俞旨停泊波心翱翔水次唾手可完之事稅駕無期拊心暴露之虞息肩何日此臣之所審度情形而深有慮也且事失常則奸宄乘日持久則屑越滋前止慮耽閣嵒罅之中釀插和侵漁之弊而今則弊不止此院臣所稱漂沒可慮燬壞可慮頭幫旣壅後幫盡壅可慮者語語切中皇上靜言思之必有惺然得其故者不待辭之畢已夫先事無人猶待臨事臨事無人更待何時辛苦粒粒實耗於當入不入之餘困窮嗷嗷望穿於將得未得之際計出無聊抑且奈之何哉當是時縱不念物力當念人心縱不慮事體當慮國計又出

所中夜忘之徬徨而不能寐者也夫巡漕巡倉事屬一體乃巡漕受命半載而巡倉停閣至今題催至再天聽彌高收者無人運者誰歸使漕臣之半歲勤劬者祇付諸水濱不得及時入倉濟公家之用得無於亟命漕臣之意或相反乎臣於此事至三爲補贖而辭益重復情益急迫非爲倉臣爲漕也亦非爲漕糧爲國也皇上洞悉國計斷不謂漕糧旣至可不入倉斷不謂漕糧入倉可無憲臣則巡倉御史之命是豈容暫緩一時姑待明日者耶伏乞聖明深省急務速渙允綸命御史王象恆卽日受事其於軍國大計非小補矣

驚聞遼餉將絕疏

代李大司農

爲驚聞遼餉將絕空帑匱極難措權借金花銀兩以救燃眉之患事切照遼東自開原復陷慶雲十方寺等堡相繼攻剋遼瀋一帶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三

二

已岌岌乎朝不保夕矣欲拯遼勢不得不厚集兵欲養兵勢不得不多備餉欲足餉勢不得不酌緩急以爲之應頃督餉侍郎李長庚有扣畱金花之疏臣業已據疏題覆政在候旨聞忽接邸報見遼東巡撫周永春援兵不至遼餉將絕一疏夫新兵加餉較常不啻三倍而鞍馬器械復皆取給於餉司餉司無以應遂大聲而疾呼臣讀之不勝驚愕隨查太倉新餉見貯之數除借與兵部安家銀二十萬經略帶銀十萬解赴督餉衙門召買草料二十五萬外僅存十萬有奇是不獨餉之在遼者將絕而在太倉者亦將絕矣夫在遼者絕恃太倉以爲灌輸在太倉者絕須中外以爲接濟故臣嘔心借箸惟有那借各衙門見在之銀可以應急在臣部如取如攜無等待之煩在各部隨借隨發無措處之苦雖借復不足益以搜括又益以加派然必先賴見在者以應咄嗟而後可徐議陸

續者以成補湊而今已矣各衙門借無可借各郡縣搜無可搜所恃者獨有加派而加派豈應急之物哉道途之遠近尤非一時可到及今而求續將絕之遼餉計畫無復之矣方圖率屬叩閣多請內帑以救目前偶值南京浙江廣東等處解到金花銀兩不後不先當厄而至臣舉手加額爲社稷稱慶曰此天所以延遼左一綫之命而不欲遽絕也蓋銀屬現在與儲自各衙門者相同而事可應急較發自去年者更捷總此遼餉而今年之急十倍去年豈各衙門可借而金花獨不可借乎竊意皇上雖愛金玉未始不愛山河臣固知借此無難也況此金花銀兩兼言祖制則當議留而臣特酌時局則止言借夫留則久爲據無復他說借則終當還尙煩曲計而臣顧舍彼就此亦足見臣之不敢專擅而皇上可俯亮其苦衷矣唯是羽書旁午甲士呼庚政目不及瞬之會萬一俞旨稍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十八

三

稽恐餉未及發而天下大事去矣臣是以不避罪譴容將金花銀兩轉發遼東餉司接濟急需俟遼患稍平卽將解到額餉照數補還臣不勝激切祝籲之至

認暫借金花之罪疏

代李大司農

爲進繳聖諭並認暫借金花之罪事萬曆四十七年七月二十三
日該司禮監盧受傳奉聖諭朕以東征將士荷戈掛甲勞苦每念糧餉不繼時軫朕衷其每歲金花銀兩係內供正額見今內庫缺乏册封各項典禮成造錢糧並各宮賞賚武官俸糧等項尙不敷應用爾部累年所造金花銀兩拖欠至一百餘萬仍將各處進到稅銀接濟奏用昨已發過內帑五十萬兩遼餉是爾部職掌自當悉心料理籌畫給發去歲發過餉銀三百餘萬自師喪之後該鎮兵存幾何餉歸何項爾部不一清查動輒以請帑爲詞希圖塞責

今又將進到金花銀兩未經奏請明白擅行借用是何體制內供何賴先年曾有此紀綱否近來各官不遵國憲肆意挾好生欺玩堂上官姑且不究該司官且罰俸一年各處解到金花銀兩著作速解進內庫以濟急用以後如再仍前違玩不遵的重治不恕故諭欽此欽遵臣聞命自天不勝驚惶除遵行外所有原傳奉聖諭一道理合具本進繳竊軍興煩費係臣部職掌無不嘔心料理但九邊舊餉尙在拖欠至於新餉毫無所出不得已而那借搜括又不得已而抽扣加派東奏西那解發過三百餘萬不虞出師失利又復從新厝處近據新經略議增兵十二萬用米豆二百萬草束千萬及督餉造船造車水陸腳價約該銀三百萬兩臣部除與經略帶去十萬又借與兵部二十萬止贍二十五萬俱發督餉尙不足百分之一督餉徬徨而請金花稅銀荷蒙皇上准畱外稅一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三十八

四

年亦可供米豆本色三分之一然本色之外折色等項所費更多查去年援兵八萬費銀三百萬今議兵十二萬則議餉四百五十萬矣臣部止有加派不過二百萬其餘尙屬烏有近又三次借奏三十萬發遼昨因開原失陷遼危且夕臣等躊躇無策卽如今日皇上所允稅銀不知何口可到如先日皇上所允措餉諸款亦遠莫能濟適見遼撫遼餉將絕一疏臣等寢不睫目益惶悚無計今舉朝大小臣工咸謂金花可以救急適有廣東等司解到金花十一萬臣於前二日具疏暫借未蒙發下而遼左又復告急時刻不能少待臣等切思餉銀一少則遼陽危而京師不守其患大金花暫借則遼陽可保而天下可安且金花每歲可進封疆一帙難持是臣等一時權宜委屬擅借其發過三百萬餘先已行查未報除臣今再清查俟報部之日具奏

爲國法一向未申危遼萬分無救懇乞聖明立賜臣死並重治督撫鎮道之罪事先是瀋陽繼陷臣部議調各鎮兵馬急救廣寧以圖恢復尤望近兵之先到乃薊鎮眞保最爲逼近而屢催不至撫臣李瑾疏請免調已無同仇之誼今雖報有兵數而未有起行之期近地若此遠者豈不效尤宣大僅報護守京城之數而未見入遼之數山西更未相聞尤可異者保鎮總兵郭增輝先報隻身赴遼及臣責令領兵方報回鎮領兵乃今猶臥涿州也事勢何等緊急天語何等嚴切而各鎮泄泄如故是棄河西之一塊土也夫棄河西卽棄京師此今日易見之情形也抗部文並背明旨此從來未見之事體也督撫道將大家粧成無可奈何之局面眼見得國事去矣頃接遼東總兵官李光榮塘報稱河西射打墩撥日日無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三六

五

虛想大兵渡河旦夕莫必臣不覺叩天踏地五體俱寒血淚而言曰家有家法國有國法家無法則家敗國無法則國亡事到於今非決於行法萬無可望而法不自臣始萬不能行臣眞庸眞病謬典兵戎破壞祖宗之封疆辜負朝廷之任使卽言削職席藁總是詭欺明主懇乞皇上大奮乾斷將臣速正典刑以爲人臣謀國之戒再將撫臣李瑾卽行逮問總兵郭增輝逮問處斬以爲人臣蔑旨欺君者之戒薊保宣大山西督撫道將俱革職戴罪星夜催督待報兵馬出關之日方許復職若仍前稽延督臣以下徑以失機事機應時逮治其延緩等鎮聽調兵丁如再愆期依律參處倘國事萬一可爲臣雖身膏斧鑕亦有以見我二祖十宗於地下矣臣愚幸甚社稷幸甚

臣某陛辭之日抵通州通撫新兵陳於郊壯弱參差器仗闕軍容且未具何言軍實矧區區萬人副參足辦之不足辱一開府也就謀督臣取道密雲新立車營軍容具矣而訓練猶疎始而合市人旣而奉驕子曰食重餉而以桀驁著聲是豈立營本意討軍實而訓之是所望於當事者至於舊兵則告疲勞求加餉卽執新兵之厚餉以爲辭夫其身苦於重勞眼熱於厚餉逃亡接踵舊額半虛督撫業會疏以請矣臣謂舊兵比例新兵非也新兵拋家棄業投名幕府以聽調發固與舊兵之安其妻子廬舍者苦樂原殊且新暫而舊常卽舊兵之有知者心當自明惟是各邊之餉獨薊門最薄宣大糧册三等卽最下者不下六錢五分薊門何敢望焉當時邊事重在宣大故餉漸西漸重漸東漸薄勢使然耳今之薊門何啻宣大則薊餉之當增他鎮有不得比以爲例者督撫之請是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一

六

也而臣猶有望於督撫者邊疆大臣爲國分憂事權在握不必全靠內府近日京東北一帶添設之兵是不一處無裨干振坐糜金錢何如酌其無關緩急者分屬營路畱其精壯汰其老弱卽以汰餉增補舊營汰一新兵可補三舊兵何憚而不爲也繇密雲而東禾稼甚盛無憂饑饉團練鄉兵增修城堡此良有司之事所可憫者失所之遼人相望於途至以青衿泣求煮粥臣不勝泣然行縣略賑更爲之計令有司查記衛所總呈於府量其衆寡分發各縣附籍里甲夫分爲安插則散處易於措置各照衛所則比屋猶是親鄰守望相連保甲默寓恢復有期故里可返遼人庶有瘳乎廿六日而抵關與經臣會延見鎮道諸臣而令各陳守禦方略臣此行大意原爲關事事至於此而守禦猶未足恃衆議猶未歸一未必榆關之不爲廣寧臣何以報皇上何以對天下安危大計數言

可決事之當行者行不當行者亟止人之可留者留不可留者亟去議以盡天下之心斷以成天下之事如斯而已矣恢復二字誠未易言然不可輕爲此言豈可絕無此意守禦一策誠然在關然家當可在關上作用豈可不在關外經臣築邊於八里鋪無非向關外樹藩籬而臣愚以爲太過蓋八壘之近兩道長城分關上之兵再爲擺邊勢恐難遍及一處瑕剽處處皆瑕萬一不支關上之震搖不大耶榆關左山右海形勢天成起伏層疊最使用奇本是活地特八里太近反爲絕地耳道臣有爲寧遠之說者夫守莫先於險阨寧遠山勢合抱不過數里形如葫蘆誠得信臣精卒荷戟守之可以塞暗襲薊門之路且包二百里以爲字十三山引領望救之遺黎可迎以來關上宵啼露處之遼人可徙以出計莫便焉而經臣以爲目前兵將未能辦此出太遠則一路之應接未易或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一

七

有失則關上之人心且搖莫若步步做去目今發帑不過二十萬則八里鋪之長邊功未易竟小爲結束改修城堡建立銃臺總以餘力修復中前前屯等處漸以遼民實之地近則修葺不難有急則收轉亦便此經臣老成之見臣未之敢易者且經臣已遣將經營覺華島則其微意更令人服耳臣與經臣並轡出關繇八里鋪抵中前所城垣猶在盧趾依然遼民有從行者循覽周回淚數行下臣等相顧潸然夫敵未抵鎮武而我自燒寧前此前日經撫之罪也我棄寧前敵終不至而我堅欲委爲佳牧之所不敢出關向東行一步此今日道將之罪也道將既潛身匿影於關內而無能轉其畏敵之情以畏法化其謀利之智以謀敵此臣與經臣之罪也河西失事數月矣試問任關上者何所持以自固兵與於街衢謹於酒肆絕不習技擊而將復以嫖賭身先之被參之將潛伏關

門明開賭場猶謂有法乎將以剝軍而不操練軍以習將而樂逸遊如敵抵關誰應之者且有喫酒喫肉預備走路之謠諸臣熟聞之而不介意情可知矣夫天下事天下人爲之精神力量遇難事而愈出只在先定主意主意不定弛然廢然離披萎靡而不振主意定則累年積玩可以一日振千人積玩可以一夫振今日關事主意要在步步向外生打起精神細尋著數使三軍之氣日趨飛揚而其大端在舉逃官逃將而挑換之文臣如某某等武臣如某某等才豈盡無可用情豈盡無可原獨其自覺無氣色展布實難何如另用一番人耳目一新旌旗變色事猶可爲也今不是圖而圖事發策使諸逃臣參焉每一開口千難萬難滿闕城盡成一套熟氣撲人面透人腸薰人心而人不自覺臣初至猶能覺之亟欲以生換熟而猶恐鎮臣新到亦被熟氣套住亟與定約今日關上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三十八

八

備誠未完當以何時可完今日寧遠事誠難做當以何時可做鎮臣謂盔甲不齊馬匹未備夫守險陔固不靠盔甲破馬兵終當用手倘軍需具足而軍聲不振臣將求多於鎮臣矣鎮臣受尙方之賜督諸將者也經臣又督鎮臣者也事至今日有進無退諸將退步則有鎮臣之劍在鎮臣退步則有經臣之劍在鎮臣既到關軍事盡委之而以兵備道臣監之經臣移居永平以制鎮臣之後關上賞罰進止聽鎮臣與監軍計議而行如機在呼吸不妨前發而後聞經臣居重馭輕於體益尊而重臣所駐永平且成一重鎮臣前已有疏及之矣而總之大機括只在使人心有進無退不倡敢不去逃臣而欲辦東事未有能濟者經臣與鎮臣當從此處加之意也進退陰陽皆兵之用活做則出奇無窮執定則自誤耳臣

出告邊臣詳述皇上命臣之意發難以難諸臣令各吐肺腑不敢
自爲簡重之語致人之情有所不盡歸報皇上詳述關上之情而
閒附一得之愚於行止去留之處不敢顧惜情面致事之實有所
未明天下安危係於一關此非臣子惜情面地而臣又非惜情面
人也事畢出關繇一片石西閱峭壁懸崖漸深漸狹形如袖口沿
邊墩堡成繼光之遺規具在但能修復可無過慮前臣憑弔繼光
軍法其子臨陣退卻卽斬以徇則其平生勝著又有在於刁斗斥
埃之外者可爲今日將將者頂門一針矣軍法卽爲國命敢因而
併及之迤邐西閱當謁陵以歸先具奏聞

分設大將疏 擬代孫相公

爲大將分設已定邊臣忽議更端謹再申明分設初意以質輿論
事臣聞陸賈有言天下危注意將自邊事告警我兵屢敗河東河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三十八

九

西相繼陷沒總繇無將以未易當此之時豈承宗穩臥時耶任事
之人不易得談兵之口難盡信其有明效大驗不待揣摩者莫如
承宗皇上試召見其人倘有當聖心使出其已效之方展其未竟
之用或入而贊廟謨或出而籌邊計臣得資其籌策以佐勳勳虎
略自爾奮揚狼煙無不淨掃矣

陳兵事疏 擬代孫相公

臣不自揣自請爲皇上當關關危則京師不得獨安臣旣當關諸
所以易危爲安者敢有遺力而關危以無遼也無遼以無人也臣
無一念不在保守山海卽無一念不在安置遼人去歲河西被兵
而入關者聊生無地不容不聽其漸出今歲河東被兵而歸命者
實繁有徒又不便引之深入則自西還者之必安插於前屯自東
來者之必安插於寧遠勢也亦理也臣二月到寧遠彼時惟前屯

略有起色其餘城堡總無人煙歸而陸續措置默運潛圖全戒張
大虛聲又經半載乃於九月初八日馬首再東一路經行風景曠
別前屯城工內口已峻高闊足憑屯種告成籌車盡滿且士勇於
公戰中後守望亦復稱是蓋兩將材猷俱稱出色惟中右遣將原
自後時有難一律齊者而見前番之中右亦自刮目於重來也費
莊之民迎臣索一地主經管有人無難改聚東抵寧遠則做工之
兵將與接到之遺黎數幾二萬矣閭閻撲地嗚吠相聞臣率諸臣
登城四望人煙輻輳王氣鬱葱慨焉興歎國家不爲守山海則已
如守山海則寧遠爲必據必爭之地而覺華前窺復自生戚島將
金冠橫舟以待臣周迴島上相度形勢東島開濬北向可安營壘
還抵北岸則望海寺山形可堡與對岸水營夾峙中成海門而稍
上高台又可樹旗與首山相望遼人呼覺華爲菊花臣行曠上全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三十八

十

英爛漫因悟其義而隔岸自望海至首山菊叢生因悟同一地
脈海不能隔有待於連之者爲用武地耳繇首山東去歷雙樹連
出至葫蘆套樓櫓相銜尾則臣先命金冠赴期於此以屯事甲馬
器械俱與備辦蓋關城守具拮据經年已云廡備振刷教練可付
撫鎮故移駐前屯以備山海者備前屯待前屯旣備又將移駐寧
遠以備前屯者備寧遠前屯備而關城安寧遠備而關城益安臣
非爲寧遠爲關也倘不之察而以一步不出關爲守關遂以安插
遼人爲強迫遂以經營寧遠爲涉險夫無遼土何以護關城舍遼
人誰與守遼土無寧遠何所置遼人不修築何以有寧遠而修築
之事不一勞何以貽永逸不大費何以成大省臣又非敢自立創
費之目也舊經臣王在晉請帑金百萬修八里鋪邊城中外未有
議其費者臣彼時亦不敢以百萬爲不經之費特嫌其在八里鋪

耳曾云與其以百萬修邊於八里之近何若以百萬修邊於二百里之遠則臣請築寧遠蓋師經臣之意而略擴之耳臣子竊國家大事豈容雷同又豈容立異集思廣益臣亦聆愛我之助矣提衡而論經臣王在晉議築邊雖近而亦知守關在關外也臣躋其意而略狹其規模撫臣閻鳴泰議寧遠有見而特以後著爲先著也臣採其說而略疎其節目至於總兵毛文龍議守紅羅山臣卽指其昧於遠近之形而亦節取其控制險阨之意登單笠山指點紅羅在八九十里外熟於地里者謂守寧遠卽所以塞紅羅耳臣以修築因遼山以策應因遼海以守遼土因遼土以養遼人斟酌遠近分布控扼因先後有事於遼之大吏而總因之以成其爲皇上守關非敢侈言恢復也然以臣之不敢侈言恢復而祇爲守關計固以修築寧遠爲必設之藩籬卽有才倍臣者而欲爲將來恢復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三十八

十一

計亦必以修築寧遠爲不拔之根本臣赴關時曾告皇上曰不敢費皇上一錢豈其以冥冥決事而敢費皇上百萬皇上不以臣言爲謬沛發金錢以供修築臣乃得展布四體爲皇上圖萬世之業臣在關踰年熟思經久之計惟修築與營田爲大端見在前屯經理屯田之事分遣人查中後中右寧遠等處軍民土田之籍容講求定畫另疏奏聞

鹿忠節公集卷三

明鹿善繼著

涇縣潘錫恩校

謝賜劍疏

代馬世龍

伏念臣材愧超乘用叨越格初移南部當關猶是分壇繼授中權佩印復承賜劍每切志彊而才弱常憂恩重而身輕深惟轉敗爲功須士心之齊奮欲求有進無退在將令之必行行令不待交綏常習始可應變治兵不純任愛法行而後知恩居恆奉教於輔臣乃茲微靈於聖主從天賜下寒光生萬里之威映雪捧來朔氣壯千營之色雖尙藏鋒而斂鏑已如淬海而磨山功罪重輕皇上旣使專生殺機會俄頃軍中乃得行便宜愧以庸臣膺此重寄侵疆未復寸步封關羞用一丸泥酬士已散千金答恩還憑三尺劍法原出於不得已倘憑專殺之權以嗜殺人所不爲誅必行於不踰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五

一

時如詘無情之物以狗情則臣豈敢從古威克乃濟自今令出惟行切玉刺鐘電閃雄芒之氣抉雲見日露傳燕喜之音此臣所日夜切心風雲唾手者也

謝恩疏

代尤世祿

臣自揣駑駘不堪鞭策家世習箕裘之業空讀父書疆場喧鼙鼓之聲慚爲將種建昌防路曾無橫草之功山海分壇乃有躡級之擢恩隆望淺感極愧深捧簡命以奮心謹驅馳而受事微寒姓字忽騰躍於崇朝突執肝腸且悲歌於中夜念一門之骨肉半作裹革之魂誓此日之髮膚肯負請纓之願臣敢不講明軍政鼓舞士心仰仗皇靈勅作鐵馬金戈之氣克敵王愾直靖晝烽夜燧之煙期奏愷以言旋再陳情而待罪

辭進職疏

代馬世龍

爲奉職方愧虛糜加恩益滋踟躅謹瀝悃控辭仰乞聖明鑒念以
安愚分以圖報効事切惟職以卑莖末品承疆場重任拮据踰
二載循省未著寸功方三禡之是甘乃恩階之再進本年十二月
初二日蒙兵部劄付爲條敘各鎮文武大吏以飭邊政事該本部
題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督師閣部孫奏前事等
因奉聖旨東防以來先後文武諸臣協力宣勞忠勤茂著起用加
秩獎賚等事著該部分別題覆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
部該本部覆稱武大吏見任宜加級者惟馬世龍受國厚恩兩年
而領大將旣以恢復爲己任臣部卽依議加級以彰激勸世龍當
益加奮勵不可令賞浮於報也旣經具奏前來相應覆請合候命
下將馬世龍加署都督同知等因具題奉聖旨是欽此欽遵劄付
到職職聞命自天措躬無地除設香案望闕叩頭外竊念人臣事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三

二

君各有職任以此程功罪卽以此受賞罰躁進者不得越此而混
微貪榮者不敢昧此而冒受職所職何官所任何事皇上以兩河
之陷拔職於衆人之中超授今職予以劍印賜以勅書臣平遼將
軍也對揚天語還觀印文遼東一日未平臣卽一日置身無所此
事理之最明者三年來憑皇上聖斷承樞輔指麾無日不招集平
遼之人無日不躊躇平遼之事雖規恢二百里略露平遼之機教
練十二營漸備平遼之具而尙未實奏平遼之功也以平遼之官
而受遼未平之賞卽公論寬假內省謂何臣雖武人頗識禮義每
與諸將誓報國恩謂臣子於國家難事不妨多做於國家恩澤不
妨少取臣授今職亦屬越格然曩當人情奔潰之時以身塞難故
不敢辭平遼之官今當經營料理之際功尙俟時故不敢受遼未
平之賞卽當事大臣以敘以覆雖未忍以飽颺防職而特借此以

責後效迺以臣自揣既無以酬見前而何敢預邀後日之明恩且朝廷鼓舞臣下惟此官階輕子則易盡臣子叨冒恩榮視其福分過量則難消皇上何如留不盡之賞以爲勸功之階使臣得留不盡之福以爲圖功之地伏望皇上俯鑒朴誠收回成命容職以原官効力疆場庶愚分少安而酬功大典不致因臣而濫矣臣愚幸甚

請差科道閱查疏

代馬世龍

爲關門兵馬數多疑端易啟仰懇聖明亟差風力科道閱查以明虛實以服羣心事切惟關門兵馬之係安危也極重而虛冒之疑日甚一日臣奉皇上平遼之命日討軍實而訓之以朝廷需兵之重四海供兵之難而甘爲虛冒之魁稍有人心斷不負國至此且此兵非坐守之兵乃日奉樞輔教令者兩軍相當之際寧以象人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五

三

塗馬應乎臣卽不知愛國家但稍知愛性命亦不肯自悞至此雖然此情理之常也天下固不乏常情外之人安知無常理外之事未及朝論疑臣之先臣固嘗疑諸將矣蓋關門之兵分理有四鎮鎮各三協協各三營鋒勁二協八營各有專官統之臣固總爲調度至給散錢糧各有司存臣實無一兵而錢糧毫不經手況以十四協三十六營之將才品不一志趨不同何能保其一無虛冒故三年來每聞虛冒之譏彈卽引爲生我之藥石與諸鎮協日爲簡練卽日爲查覈總求踏實地以自信而邊人卽欲自信朝論轉復生疑人之愛國誰不如臣何仇於臣而故疑之必據所聞耳而總之因聞而疑者當以見而破之蓋謗人而非實與譽人而非實者皆乘人見之所不到而巧以行其粧點映帶之術而不能不窮於既見諺有之眼見是實耳聞是虛故今日虛冒之事臣不敢言必

有亦不敢言必無只謂有無不難知到眼便見求朝臣之親閱而已從來瀾冒之弊有臨時彼此那借應點者有顧倩代點者有開註公差者有開稱患病者一人耳目難以遍核第將臣先所行會各鎮轉行各屬將各營兵丁年貌疤記馬騾年齒毛片冊籍併有虛冒情弊將官取干把總願領死罪甘結并自具若果通同甘與同罪結狀送協協具不致扶同甘結送各鎮各鎮將取齊各協將結狀仍自具不扶甘結送臣臣亦具有如通同甘與同罪結狀見在惟差風力科道前來查閱此時兵馬已盡出關外分布松錦右屯等處差來科道卽於關上坐定按鎮按協按營俱從關外喚入軍丁逐名點驗馬騾逐匹逐頭過驗如與冊籍不對卽係頂替如有短少不到果係真病不如連人搗驗果係公差必有報知名數差往何處預先在官若臨時開註名色卽屬虛冒卽以軍法從事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一

四

果係逆同卽照原具甘結並坐如此則兵馬有自見之本色將領無虛蒙之惡名自信信人計無出此伏乞皇上勅下兵部如臣言不謬特遣科道兼程至關嚴爲查覈使貪汙者卽時正法與衆共棄其廉介自持者不致因人負謗日無顏於軍吏之上也臣愚幸甚疆場幸甚

陳治體疏代

爲因事感時陳治體以杜亂萌事竊惟論治者貴識體體也者尙簡不尙煩煩則褻而生擾治明不治幽幽則隱而售奸臣新忝諫垣叨巡視皇城之役見聲寃者之接踵也聲徹仗下狀出懷中是何體哉我太祖之神聖豈不欲使萬方情狀盡入耳目而律禁越訴誠以治天下只論其大者大體不褻民志自定雖有一二事之失平不害爲治大體既失而民易其上雖有一二事之得平無救

於亂故體也者寧直儲神以圖大實爲章分以鎮懾願皇上重持之也然而此風初未經有忽起於近日豈無自哉小人善意彼見皇上時悲單詞以格通國之議而測皇上之所喜也喜則信訐爲直又見皇上偶主先入以爲一成之案而測皇上之所護也護則有錯不認遂爭以投機之語求據上游而豈知皇上之原無成心哉天下者皇上之天下也是非者天下之是非也皇上原無成心而時有其迹被糾者身名各當自愛共謂無可畱之理而每藉溫旨以弛裝拜疏者可否必有所歸自謂無不下之理而間置苦口於高閣使非暗有所據何至堅有所持至於道路傳聞或進密疏人心疑忤能遽釋乎大要英明之主厭雷同而伸獨是然獨是不從人之多寡論而從世之清濁論公道混淆之世小人滿朝而有孤行一意者此獨是也魏崔之日是也公道大明之世君子滿朝乾坤正氣集

而有自行一路者此非獨是乃獨非也今日是也論是於今日政不在獨則聽言於今日將焉用密況密之爲言自何途以進哉宋儒真德秀以進賢退不肖責宰執臺諫而歸本於人主大公至正之心夫身爲共主豈甘明入偏私顯拂輿情概繇密寄耳目人主耳目必有所寄所寄者顯是爲治明明則宰執可信臺諫可信卽閒有敗羣必遭衆棄而進賢去佞無拔山轉石之難所寄者密是爲治幽幽則宰執不可信臺諫不可信惟近習可信卽閒有小忠必售大欺而神靈威武供煬竈借叢之用臣不暇稽遠代只取喻近年盜竊國命之魏璫非以東廠用事耶朝廷宰執臺諫孰非心膂股肱何於奏牘之外別有日開之事件哉卽設廠初意亦察閭閻之動靜非關廷臣之品題無奈奸人巧設機殼以用廠臣而其禍遂不可救聖明在御萬不至此而事旣失體必至售奸願皇上

慎防之也夫越詠律所亟禁也而今聲寃何以異窩訪尤律所重誅也而今密奏何以異二者總傷治體而治幽之禍不止滋煩或謂道路卽有傳聞微茫無可質對訟言於廷且被妄言之名然天下事固有情可得於傳聞而狀不可明指人臣處此與其避忌不發貽養奸之禍於天下不若先爲黠破任妄言之禍於一身何也造端於密者喜暗而畏明一經黠破心不無驚謀不無阻則一人被妄言之罪而使朝廷銷暗竊之奸固甘之若飴也臣義激憂切言無避忌伏乞皇上勿好小察務持大體永塞告密之門以杜暗竊之漸天下幸甚臣愚幸甚

太倉釐弊疏代

爲太倉釐弊法當尋根懇乞聖明立止報羨以便兌支事臣頃在庫言庫謂收放之法莫善於兌支非獨謂卽收爲放簡易直截也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三十九

六

錢糧一經出入便有難白之心跡惟兌支則不求白而自白然從前筭鑰固多賢豪豈其智不出此特礙於報羨耳報羨起於近年卽滿差不過二萬而就事論理羨何自出哉入不重出不輕能有羨乎旣使報羨是明使重入而輕出也據其初意豈不謂入卽略重解官那敢稱多出卽略輕委官那敢嫌少積少成多於國亦有利焉然出入之際惟一無輕重則已旣有輕重何所限制且報羨是死數積羨是活法法而活用賢者之所嘔心以冀少裨於國不肖之所借手以圖厚利於己者也不獨筭庫者之借爲利也利之所在衆目所射誰肯讓其獨肥餽遺犒賞陋規種種誰非爲太倉有羨哉筭庫者亦何樂身受不潔之名而供衆人瓜分之實忍氣耐心孰非爲太倉積羨哉而積羨起於報羨則羨之一言貪夫之所借手卽陋規之所託根也今人誰不知陋規之爲陋哉以筭庫

一人之陋而起衆人之陋然其實以朝廷素羨之陋而起筭庫之陋明言人不重而實重明言出不輕而實輕心口相抵面目強施以此爲國家積羨已非公平正大之體以此爲貓鼠借眠遂成極重不返之勢朝廷所得能有幾何而使到庫之金爲在原之免哉故太倉陋規爲有志者之所羞而太倉報羨爲有志者之所苦報羨之令不更則兌支無可行之理爲國者既使人有不公之出入而望其有易白之心跡勢必不能筭庫者既有不易白之心跡而望其有不隨俗之作用勢又不能監督臣馮世熙受事方新飲冰自喜欲舉從前陋習一舉掃除以副皇上振刷至意而報羨不止則出入終不清楚何繇使兩袖清風消眈眈者之責望哉便私者每起因公利國者最忌見小懇乞聖明察弊有根因利有大小勅令計臣罷除報羨則太倉從此一清所得寧止二萬也國計幸甚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三十一

七

庫規幸甚

比例乞優卹疏

代潘兆寰

爲恭逢聖主當陽臣父忠魂未泯謹比例披陳以祈聖鑒以彰公道事竊惟人臣仗節死義固本性生國家章往昭來全操激勸至軒輊隆殺之際尤斟酌鼓舞之資臣父開原道僉事潘宗顏戰歿於陣卹廕及臣自愧愚柔無能補先臣未了之事以酬國恩夫復何言而有不能已於一鳴者臣父之忠義苦未盡明於天下也追惟往事四路出師各有監軍而實以身監馬林軍者獨臣父也李如柏一路大將監軍俱未見敵劉綎杜松兩路監軍未行大將死之馬林一路則望風而逃者大將陷陣而死者監軍也馬林當日臨陣之逃豈可以後日開原失守之死同冒死事之名卽劉杜之死誠烈烈男子然起家戰陣成師以出原無生還之望監軍文臣

耳衝鋒陷陣非其責也況大將既奔全軍盡潰進明知其無濟退猶足以圖存而臣父竟死之則其義概視劉杜爲尤烈卽河西師潰劉渠死之亦可雁行劉杜差稱馬林而皆不足以加臣父此公論也自有遼事監軍戰歿止有臣父一人遼陽再陷而後有張銓之死高邦佐何廷魁之死三臣貞心正氣咸足以壯國威然坐守孤城從容引義非有血可濺無屍可裹之慘則臣父義概視張銓等爲尤烈亦公論也夫同一死事城陷而死與陣陷而死似當有分卽同一陷陣而文臣陷陣與武臣陷陣又當有分今張銓之子道濬與劉渠之子應捷俱廕錦衣衛指揮而臣止廕一百戶臣不足言有辱臣父死事同而卹廕異使臣終不得與張道濬劉應捷同一廕階是明抑臣父於張銓之下謂戰陣爲不必臨明抑臣父於劉渠之下謂文臣爲不必死也何以勸忠義乎恭逢聖明御極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五

八

隱奸必除幽忠必闡臣父以最明白最慘烈之事而位置於若明若未明之間實臣之不肖無能闡發致國典之邊佚不可以爲人子又何以爲人臣懇乞皇上敕下該部從公酌議比照張道濬劉應捷例以示優異惻忠魂於旣往激臣節於將來臣不勝悚息待命之至

舉邊才疏

代具未上

爲邊報方急廟算宜周懇乞聖明急用已有明效之邊才以襄兵政事竊惟遼疆未復薊警更迫臣謬典兵戎冀可分君父之憂敢愛頂踵惟是兵事原未易言號伯求助急需同志之人問途已經見有補天之手臣知而不言是謂蔽賢且當邊患剝膚之時見有真正安邊之人而不得其用是謂負國其人爲誰則原任閣臣孫承宗是也何以知其爲安邊之人於其任遼事知之蓋遼當振武

濱經撫逃廣寧陷寧前焚而遼亡矣熒熒一山海關爲限人心震搖一日數驚爭思南徙誰敢東向王在晉於八里鋪築長城承宗以閣臣閱關罷八里鋪之工而爲恢復寧前之計君父爲重情面爲輕易王在晉而以身代之其慷慨擔當忠於爲國若此督師四載集遼民築城堡教火器練車營身先將士與同甘苦感發忠義人人用命恢復寧前錦右四百餘里其勞績如此承宗未至關時有在十三山殺人者有在八里鋪駐牧者承宗到關後河東河西皆奉約束唯謹其威望如此卽其去任未幾寧錦戰守猶足以壯我軍之威而城是誰所築火器誰所教將吏誰所用耶其遺功又如此且承宗未到前王在晉請築八里鋪重城之費百萬王象乾請款費百二十萬承宗至而請罷重城省九十七萬再請款費必不可多王象乾爲縮至三十餘萬其省費如此而成功又如此有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五

九

才如此爲魏忠賢所忌大用未竟政天畱以佐皇上之中興矧生才實難籌邊未易當此之時豈承宗穩臥時耶任事之人不易得談兵之口難盡信其有明效大驗不待揣摩者莫如承宗皇上試召見其人倘有當聖心使出其已效之方展其未竟之用或入而贊廟謨或出而籌邊計臣得資其籌策以佐勦勦虎略自爾奮揚狼煙無不淨掃矣

辯鄒侍御疏

爲人臣者國之艱難未濟而嗷嗷口角者固屬不忠事之本末未明而汶汶受辱者亦爲不義浙江募兵御史鄒復宣因臣覆浙撫疏有已募者量帶未募者盡停之語謂臣改募兵爲押兵失專遣意損西臺體也攻臣詈臣犬豕視臣臺臣之氣勝矣然安所得無氣之人乾此面唾乎夫事之本末誰不明焉臣部覆浙撫疏俱在

願與天下共評之曾有一語與臺臣爲難否浙撫募兵一萬已發而陳求免再調之議其疏至而臺臣之行久矣臣旣與撫臣同抱地方之憂免調非難祇爲臺臣已作招募之使完局未易未募其難在聚旣募其難在散使必於取盈而強浙人以太苦固非所以爲國家也使定於一路而貽臺臣以兩難亦非所以爲國家也故已募與未募兩設其端使臺臣進與退皆爲有據爲浙人爲臺臣皆從爲國起見不意以是見罪也臺臣自繪其募事經緯曲折可稱始終條理臺臣旣唾手而得熊罷之士臣部且藉手以振撻伐之威此自是英雄作用固無人敢與臺臣分功又何必詈臣使之任罪乎居已於功而居人於罪肆口詬詈無不如意臺省氣習賢者難免然人各有志孰不如我國事至今日當各辦一副眞實心腸先爲國家後爲自己爲國家則參伍原無成心爲自己則爭執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五十九

十

祇憑盛氣臺臣此行爲國耶爲己耶臺臣此疏何心耶何氣耶果出爲國募兵可押兵亦可量帶可盡停亦可何損於西臺之體而惡聲相加也臺臣責臣前不顧後臺臣而亦言及此乎此社稷之福也自有遼難以來人之用舍事之作止前後不相照顧者實多矣然誰實爲之而至此極卽招募一事孰倡議孰請行忽欲行忽欲止行而復止止而復行轉換更變全無定說使臣部聽其抽牽而受傀儡之苦臺臣政提傀儡者耳今以自擬其誰信之雖然臣部實有罪焉招募之不可遣臺省人人知之臣部明知而明不能自持各省撫臣請自任招募不勞特遣者言有婉直意俱可見臣部寧違撫臣而不敢忤臺臣枉費調停還遭詬詈已實自取於人何尤臣受事也晚從半途措手且以覆浙撫一疏爲臺臣所深恨犬之豕之斥其無益樞政示以必不可容之意臣知罪矣使臣於

臺省請行時而卽在事則臣之得罪已久然如川省之變或不遽作天下事是非禍福固未易一一爲人言也今國家何等時而以無益之人處樞政臣實不才願避賢路待臺臣公推有益樞政者付以國事國家幸甚臣愚幸甚

采集廷議敬劾折衷疏

自河西奔潰所恃爲神京藩籬者祇有山海一關廷臣共切剝膚之憂各効必然之畫奉旨下部者中開不無略參斟酌而次第則已盡見施行試提衡而論當今急務不越數端莫急於守山海楊維新甄淑徐憲卿熊德陽楊新期江日彩潘汝禎共言之而郭尙賓蕭基姚應嘉錢士貴謂前屯不可棄張爾熊德陽王遠宜楊世賞謂西事仍當結近得樞督二臣之議則渝關已把守前屯已屯駐而西事羈縻已有頭緒且新經臣指日到關一切防禦遂有專

乾坤正氣集卷三百三十五

七

責必能圖上方略以寬東顧憂也繇山海迤西莫急於防薊門十二路隘口蕭近高余懋衡楊新期姚應嘉王命璿張汝懋畢佐周董羽宸徐憲卿潘汝禎共言之此地原有戚繼光遺規修而復之關上既有經臣專任督臣自宜還鎮料理甄淑又請選精力道臣輔之是在吏部矣繇外而內莫急於守京城勳臣之分守也重城之增高也分梁派守環城建堡且掘品坑而伏火器也修城東馬房汰補額軍擇將訓練也蔡思充侯震暘林一柱徐景濂王命璿徐憲卿楊世賞之議俱已酌行而保甲詰奸則蕭近高周朝瑞董應舉徐景濂王命璿徐大化徐憲卿陳運叢之議已責成巡城御史申飭坊官矣但聞點查保甲公差如鱗需索之害使錢如水火此法原是緝奸人非禁木家人不出門常川候查也今宜講明立法本旨盡洗需索只嚴一家藏奸兩隣皆斬之法各家勢必自查

頃刻可以遍都城奸何所容哉至於京師所恃原在營軍任將分練增選鋒習技藝加軍士之糧重總協之權如陳運叢蔡思克周朝瑞趙時用甄淑徐憲卿諸議分練加糧已行餘方再措惟所謂盡搬武官家眷入城恐難爲養贍盡移營兵入城住民居僧房官給房價恐軍民雜處人心不安不如以給房價之費增造營房爲便也陳運叢蕭基議練班軍蔡思克楊世賞議選練衛所餘丁王命璿徐大化議練戰車熊德陽議料理軍器董應舉侯震暘楊世賞議造火器築銃臺事係臣部者已擇人而任之其係工部者已移文料理若夫薦舉材勇黃克纘郭尙賢徐景濂周朝瑞蔡思克陳運叢張汝懋畢佐周楊維新甄淑侯恂崔呈秀蕭基周宗建楊世賞張榜各有其人除文官聽吏部覆行外武臣如蕭如薰白兆慶王世欽已令練京營薛濂萬邦孚杜應魁已令招新兵張懋忠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三九

十一

已令練班軍薛來運紀元憲李懷信馬世龍張士顯已經擢用其餘多人尙容耳而目之苟足爲朝廷佐一臂力豈靳此半通綸也而招兵一事言者非一已經覆行但不可溢三萬之數諸兵填滿城市事屬未便明旨原令在城外該將卽宜遵旨出城一以便訓練一以靖輦轂耳若訓練鄉兵之議甄淑蕭近高陳九疇梁之棟林熙春霍守典其說大同而京東州縣向爲畿輔今爲衝邊宜令各州縣撫循百姓操練鄉兵使接壤錯繡皆成金湯而其肯綮在蠲免租稅以固民心選擇令守以負文武才者爲之專意保障盡絕迎送餽遺之常規破格超遷不拘三年五年之舊例則吏卽是將民卽是兵處處有兵城城有將皇上豈愛此區區租稅而不爲京師厚藩籬山海壯聲援耶選擇有司吏部之事亦必心遴董羽宸之議而列布才賢矣此莫非諸臣之建白也臣或釋其指而虛

爲折衷或師其意而略爲潤色期於濟國家之急而已閒有未卽覆行者非事微介於遲疑則機猶宜於等待議者設身以處必不過爲任者難也臣嘗謂今日救時對症有二語讀不難任臣文臣不難武臣天下太平矣臣初受事曾以任將之言入告皇上而任事之難尤願議者共體之且兵忌寡洩部稱樞密公車之牘當事者未及到手而報房抄傳已遍中外情外輸而計內泄此大忌也願與諸臣約凡爲東事一切緊要機宜直書其事緘送兵部聽其酌行全不抄傳以防洩漏事後功成自當詳列某功之成係某人之議斷不終泥建白之實也

請諡揭

爲勁直孤忠幽光未闡懇賜公評以載大典以維世風事職祖久徵繇萬厯庚辰科進士初任河南息縣知縣丁內艱服闋補山西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三十九

三

襄垣縣知縣調爲本省同考試官秩滿擢陝西道監察御史丁外艱服闋補江西道巡按蘇松等處差滿回掌道事以直言忤神宗皇帝意謫澤州判家食十二年卒熹宗皇帝登極追旌諫謫諸臣奉詔贈光祿寺少卿其直節在朝廷政譽在去思懿行在鄉評且生蒙神祖優容沒蒙熹宗褒贈職何敢一字白諛其先別有希冀惟易名大典聖政方新而前徽闇沒弗徼鴻恩職所爲撫心靡寧也伏念職祖儀質端凝風性峻潔平生言笑不苟自爲諸生隱然有公輔之器令息僅六月時值均田之令部使者屬各署三壤職祖憐息田之瘠盡以下報部使者批駁至四五至面加譙讓職祖歎曰是紓民乃蹙民乎持初議益堅以得無加賦然不敢枉要民見賦通攤之而田乃大均其令襄垣值荒旱凡賑貸糶粥皆躬爲

親督不以委胥吏祁寒作皮袴衣之民皆爲感泣襄故瘠又連歲
祲民多流徙令不時報則以通賦責存者職祖爲按籍除懸額七
百戶吏白損戶爲令殿職祖曰人以僞增我以實減何不可居民
蘇而流亡爲之復業至以惠利便民爲政績以平賦息訟爲本務
加意於興學廣教則兩邑之政如一而拔息士則首黃職方杰等
拔襄士則首王侍御洪基王稽勳雲龍等分校省士則首蒲州大
學士韓公等士論雅以人倫藻鑑歸之息人以均田釐賦諸惠政
爲樹碑頌其事而襄垣人爲立祠尸祝皆去後不及知卽知亦不
能論止之者初入臺班首言民生凋敝繇守令不職而吏治無所
風勵則以撫按舉案失實俾藩臬之不類得參其閒請申飭吏部
以釐其弊會歲早詔百官修省上言省聖躬禁酷吏恤民隱三事
上嘉納之時朝鮮創倭有經略使被劾還籍駐都城外以倭圖倭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三十九

十四

器進者職祖疏斥其選懷觀望宜投四裔以禦魍魎乃倉皇去尋
奉命按蘇松等郡條議息刁訟以安民生慎讞獄以重民命禁火
化以厚民俗凡十六事下諸屬督行之而躬以廉重自持去奢泰
杜請謁三吳華競之習幾爲之變又疏言吳地瀕江海太倉有兵
使海上可無虞而剽盜出沒鹽徒充斥沿江重地宜莫如江陰請
以督糧水利一道駐蘇者移劄江陰有旨報可今著爲令諸所爲
地方深計類是以至靈雨災則有賜寬恤以培國本疏訊迫餉缺
則有念重地恤民艱消隱患疏地震則有目擊民艱乞止逋負疏
袍價缺少則有那借錢糧不忍加派疏前後凡數十上皆軍國民
生大計方是時上以司馬曹軍政事移怒南北臺省斥五十餘人
馬侍御經綸以爲言鐫職爲民聖怒方不可測仍嚴諭以閉來者
職祖適還朝謂是不言無可言者乃上疏申救大略謂考察不當

斥及兵科足矣并各科斥之又并各掌道御史斥之何爲者也謂其不言閒多敢言者謂其目擊時事不言又多奉差在外者皇上以不言者爲罪之名而以言者爲罪之實是名以不言之罪罪今日而實以言之罪罪往日耳何以服諸臣之心而服天下後世臣如不言寧獨有愧言者其愧夫者亦遠矣激切凡數百言上益怒譴判澤州此職祖厯官之大略也若夫清白自矢爲邑令常祿外織毫歸公帑按吳得代餘公費千五百金移各屬抵額賦旣歸里橐裝蕭然杜門謝客理先疇自給教子弟讀書絕不及公府事則至性自甘非力爲修飾者諸上官疏薦無慮十數銓部以召還請不得則請量移最後有榮澤之擢而職祖病已劇矣彌留語諸子曰官下牖下生死皆主恩迄逝精爽不少亂蓋生平定力頗自了徹以至家行修備孝友天成拜綸命以不逮母氏爲憾語及輒涕

乾坤正氣集卷三百十九

五

泗不勝事親以誠曲盡志物之養喪葬以禮逾時哀慕不衰室無旁睨門無狎友居恆言吾所爲不必人知亦不必求人知然而人自無不知者熹皇初總憲鄒公南不建議太宰張公誠字覆疏得贈今官雖其用不盡究而蓋棺論定益可以知職祖矣今諡典集議職何敢私避以遏先德謹陳崖^略恭候大君子公評維風勵俗惟台衡力賜主持篤緇衣之惠而錫華袞之榮職世世皆戴明德

矣

鹿忠節公集卷四

明鹿善繼著

涇縣潘錫恩校

覆游侍御疏

爲照登乘望兵急矣自御史游士任劇談江淮之士請自充招募之使臣部馳心以擬奮臂之呼極目以盼揚帆之報非一日矣而今報前發七千續發一千且預言明春駕船之三千通前計後已踰萬人旛旗翩翩風聲赫赫此固台臣半年來畢力拮据之所得衆豈比於烏合威可奮於鷹揚台臣不辱此行矣至於領兵諸將量加官銜自是鼓舞之常典國家所最急者求真材臣子所當勉者做實事今果有奇材劍客不盜虛聲方效推轂豈蹈刑印耶勳衛顧大猷量加參將管副總兵事布衣張國棟隱士楊剛中量授都司監生汪崇孝應授參謀與前孟叔孔張思任胡維壺等先授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四十

一

虛銜俟有勳勞再議陞賞蓋人向氣類中求臣部不敢不以信台臣者信諸將士爲知己者死諸將必不以負名爵者負台臣願台臣亟爲遣發嚴爲申飭務令經行途次不犯秋毫早抵登萊奏功掎角則台臣今日薦士之封章臣部且據爲台臣他日叙功之底案也

覆張景珍楊九經情罪

爲照湖兵與毛兵俱捧千里援遼之檄本同功一體之人乃杯酒起釁白刃相加城市遂爲戰場人民幾成沸鼎幸撫臣捷於應變亟正法以定羣心也向使田景坤之首不與康登庸並懸則飲恨之毛兵豈肯與湖兵罷手哉張景珍楊九經之爲領兵官同其不能戰兵之變亦同然湖兵起禍在毛兵先解散在毛兵後且懲縱異情死傷殊狀孰曲孰直已了然於撫臣之數語况廣寧望兵如

餽如渴而湖兵且逗邁踰旬尋仇起釁卽欲借言飾罪安能白晝欺人則楊九經者宜薄罰以志過而張景珍當重究以示懲者也蓋戢亂以兵馭兵以法兵而無法先自亂也及今而欲振久弛之法化私鬪爲公戰安得於張景珍而輕貸之旣經具題前來相應覆請合候命下施行

覆袁應兆情罪

爲照將爲三軍司命苟素得士心未有無故而發難同室而操戈者玉田有浙兵之變新兵倡亂舊兵與敵袁應兆梟斬綱打若而人整隊前行衆不敢譁詎不稱定亂哉然合視聽之公以核情事之實兵何以有新舊之參商將何以有玉田之逗邁新兵何以有環門之索討則科剋營稅兩情俱露始而召募新兵以補逃兵繼而央求舊兵以制新兵終而大殺新兵以脫己過則貪狼乳虎公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四十一

二

論莫逃此而不處則生亂者反邀定亂之名作俑者又爲濫觴之漸宜俟到遼日降級從戎報効仍行經撫查核過此以往如再無濡滯再無逃亡猶可從未減不則併治前罪立斬於軍前耳蓋天下事原有根故過鼓譟之兵不必問兵只當問將國自有法故待生亂之將只當議嚴不當議寬此救時之急務當爲天下堅持之矣

覆文應魁滕國相去畱

爲照文滕二帥科臣糾參爲其老也今據督撫回咨亦不能爲二帥諱其老也而其繪二帥之才則略異焉文應魁精力稱有餘矣才智稱邁衆矣處鼓譟之軍首惡正法人心帖然奉徵調之文買馬踰千發兵近萬三路保畱衆口一詞豈可於邊事告急之時爲臨敵易將之事乎允宜畱任以慰輿情而非所論於滕國相也國

相之可稱述者獨有繇傳宣以得鎮守耳不聞有殊尤之勳膾炙人口又不見有矍鑠之狀振動軍容卽咨文似當畱任之議亦屬僅可未盡之辭然使保鎮而猶爲數年前之保鎮則腹裏優游儘可娛老今何時哉干戈未息烽燧相望方擬於漁陽上谷之閒基布名將以壯虎豹之威聯率然之勢奈何令龍鍾之人建旗鼓也及今革任已爲晚矣總之二帥所莅俱稱重地或畱或革皆據督撫肖物之咨文以爲二人因材之培覆時事急矣爲地用人原非爲人予地也旣經具咨前來相應覆疏上請合候命下施行

覆京營疏

爲照國家根本至計京營爲重而京營之壞極矣軍馬其名而不軍馬其實何異觚之不觚但聞官陞而不見官到誰爲援止而止協臣李宗廷痛心言之此國家何等時而不亟爲變計哉旣滿盤

乾坤正氣集卷三百四

三

托出須兜底做去拿定祖制奉爲鐵案舉相沿情面一總掀翻布告中外敢妄差一軍妄遣一馬索者與應者同罪妄畱一官畱者與被畱同罪使悠悠世眼不以往常責遞運者責館驛責會同館者責京營而京營始復爲營又使赳赳武夫不以往常視王官者視營官而京營始復有官矣至議將新募三千守城之兵改撥京營而以京營懸旗願出征者選調三千聽副將薛來運訓練俟大兵東行加糧出關旣不强守城者以出征當無難色復鼓願出者以加糧自有奮心且因有可入京營之新募而漸開可以出征之京營耳目不驚心志默易有裨於更絃之治不小矣

覆山西撫臣募兵疏

爲照招兵事臺省請行各因剝膚之憂同急纓冠之誼然科臣周士樸會謂會同撫按不若責成撫按義可參觀而今山西撫臣遂

明言撫按能了此事不勞臺省之畫錦矣蓋安家優厚原無不樂赴之情招募隨方不過一將吏之任既有撫按總挈其綱廷臣特遣不妨且止蓋以天下事原有天下人做而地方事原在地方官管卽各省之情形或難律齊而山西之特遣只得報罷至所議抽派餘丁言屬有徵機復中竅按邊抽蕃衍之籍則精壯易得戎籍備行閒之用則分義莫逃數萬勁兵咄嗟可致也繇前論則招募責成撫按而科道之特遣可省繇後論則軍丁抽選舍餘併招募之頭緒亦省政體兵機誠非小補合候命下以便於行

覆捕營疏

國家設捕營原爲緝奸防盜以靖輦轂而今竟爲各衙門之占與差所壞也顧名思義各衙門長班皂隸水夫菜戶豈捕營本等之軍名各衙門大馬豈捕營本等之馬名或良鄉或山陵豈捕營本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四十一

四

等之汛地爲藍旗爲吹手豈捕營本等之什伍至於非該管衙門而徑以票取且不止於自用而兼以送人區區捕營人人得而用之尙得有軍馬之實數以作干捦之實事哉此在平時且不可況當有事之秋巡緝缺人緩急誰備每一念至五體俱寒及今而何敢不爲宗社計綢繆至今而何敢復爲相知作情面特相浴日久有難拔之根株攫取人多有易騰之萋菲一向提督諸臣久諱言之而郭欽乃明白道破直請禁革也夫未明言而漫爲因仍猶望振刷有日旣明言儻復爲寢擱將憂釐正無期今欲一舉而釐正之必奉渙汗之首而申以畫一之法清查捕營原額其各占者盡數掣回而送迎諸差一概禁止刊榜曉諭有敢再占再差者卽一軍一馬以違旨治罪取者與者同之朝廷有必行之法則捕營初制可頓復矣至於把總最稱勞苦養廉旣薄勞績宜優城內一年

城外二年如經錄薦卽共陞擢則功名可期於目前意氣不繫於
弩末鼓舞機括莫善於此總之還營伍原有之故物非事更張鼓
材官効用之新礪無難破格國事至今能再堪幾番狗情幾番避
怨幾番冷任事者之心耶捕營之可爲不可爲決於此而京營而
邊鎮亦視此爲進止矣

覆胡撫院疏

爲照車戰制勝原是古法而用於今日更合時宜三軍之腳根非
此不牢羣馬之衝突非此莫禦及今用之外恃遮蔽以壯心膽則
射打易於命中藏步騎以乘便利則戰守無不有餘撫臣胡思
伸旣爲其所發援遼兵五千名請戰車二百兩爲三軍大家之介
冑復請盛甲三百副爲各軍隨身之介冑宜行工部如數給發至
於指揮倪國柱自身不難受命方誇國士之無雙一門其願從征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四十一

五

覆蘇其民加級疏

更詫英雄之有種莫非王事自甘賢勞忠義膽從家風鎔鑄父子
兵向遼海蜚鳴卽論功行賞不妨俟之日後而旌義勸忠急宜優
之目前蓋紀錄仍是虛聲賞賚乃爲實事激勸天下機括全在於
此合候命下以便施行

覆蘇其民加級疏

江鎮之捷膾炙人口誰不知孤懸之地難守直謂累敗之餘士氣
不振誰敢越三岔河一步者茲有人焉直探虎穴縛其所最親信
之人以歸三軍始有生機故足奇也押解佟養真等到京之日屬
目者無不色飛快心者無不手額養真等旣正刑章押解者宜加
賞賚查蘇其民始從山右杖策以援遼左復因遼瀋繼陷從河西
閒道以入山東撫臣六月二十四日之遣行固倚毛文龍爲右臂
文龍二百二十人之共事又以蘇其民爲白眉懸軍深入何異涉

龍淵而取領珠鼓棹凱還真是乘長風以破巨浪毛文龍已陞副
總兵行且予以鵠印蘇其民雖陞守備猶然未稱虎頭擬於守備
之上再加三級臣子許國之身原以千日之養爲一朝之用國家
報功之典自以破格之賞待拚命之人賞罰有章風勸自速則敵
愾之心愈鼓矣

覆追錄戚繼光疏

爲照忠義固在人心而激勸係於主術如報功之典未明則報國
之忠不奮先臣戚繼光爲大帥勳名無兩而報之者未稱此輔臣
之所以因時有感而以追錄舊勞爲請也夫劉江望海塢以三千
之捷分茅五等近時邊臣以斬首至百世襲錦衣繼光二萬首功
百年金湯僅僅千戶百戶之廕且投荒以死久靳易名迄今子孫
牢落空悲汗馬之遺裔門戶蕭條誰念若敖之餒鬼不及今一爲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四十

六

追錄幾何不令立功者心冷哉自兵連三載夾河爲軍未復侵疆
一步川難乘之守令棄城勢如魚爛求一人如繼光者以分主憂
而安天下未知報恩竟是何人然死繼光不酬生繼光不出也輔
臣有見於此乞爲追錄夫錄已往之功臣所以厲將來之戰士補
先朝之缺典所以立見在之明條今擬廕繼光之裔錦衣衛指揮
使俾世其官并與以諡而勳名相亞之俞大猷曾同時而戮力宜
一體以易名使人謂爲國家出力之臣卽當時賞未酬功後且追
思而重敘之熱血不成枉灑也則凡有血氣孰不涕泣感奮以求
一當哉蓋勳敘於易世之後則趣味之含更長賞加於無望之時
則機鋒之觸更捷市駿呂式怒蛙氣機感召理固如此誰謂平遠
定蜀不自此激勸始耶

覆延鎮撫臣疏

爲照套兵深入延鎮且爲戰場據撫臣之題報西事豈減於東事哉全陝兵力以累調而單虛當此之時應援略遲勢必棄延安以搖全陝第撫臣所請催鄰近山西兵馬又恐各鎮各有情形輕調未爲穩著且鄰鎮卽近而本鎮尤爲近之近臣部前調陝西赴遼之兵尙有三千五百未發卽畱爲應援之用而科臣郭允厚招募之五千併擬調杜宏域之二千總以佐今日之急計兵一萬有奇取之見在儘可壯纓冠之氣色而餉則戶部已發十萬矣仍通算前欠再爲湊發務使軍興不乏危疆得保也而臣又謂今日西陲之事救應則兵與餉誠並急而戰守則將與吏當並重據撫臣所稱延安王知府總督各官兵射中名數及各山頭遠走住劄等情則延安之無恙誰之力也撫臣以督率民兵鄉夫固守城池堅壁清野爲各府州縣申飭深爲有見今與諸將吏約將而能解圍者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四十

七

受上賞吏而能守城者亦如之覈功罪而賞罰之是在撫臣耳故因而併及之

覈募兵分發疏

爲照御史鄒復宣所募之兵旣已分發在途應知經行無擾所稱沿途查點付之龔陽夏陽夏果堪佐一臂之任國家何惜半通之綸至於不斬不齊從來軍中之常理有不如律自聽監行者以軍法從事臺臣卽不請朝廷且予之矣而車輛棚廠之在沿途者旣有先期之戒誰冒臨事之誅乎惟所稱分發薊鎮則有不可不及今說明者蓋御史募兵原爲援遼卽尙書王象乾有薊門操練之題亦以爲廣寧後勁而設非爲薊鎮壯軍容也今三千之衆暫付薊鎮如法操演無不可特操演主意將以應廣寧苟羽書之西飛卽旌旗之東指勿認暫付爲永屯之所至調發而有後言也此於

尙書王象乾原題之指方符而御史聞關任事之初意庶不溷乎覆優恤死事道將疏

爲照廣寧失守大小文武將吏相率奔逃回首河西幾無一人義士矣獨有副將羅一貴守西平以藥盡而自刎監軍高邦佐至松山誼不入關竟投繯而自縊慷慨從容兩稱足色據方震孺之所奏合諸高世彥之揭所稱西平致命自謂好漢松山遺筆自謂得正卽千秋史筆能外兩臣之自題哉夫一貴之頸血可濺也而其志不可奪邦佐之烈骨可焚也而其義不可滅河西數百里元氣幾絕獨賴有二臣以存一綫爾國家褒忠之典不以優是人而誰爲優焉祭贈諡廕自有應得之例而臣於高邦佐遺書以未封其親爲憾不覺淚盈睫而刃刺心也夫循資歷俸以徼恩命碌碌無奇者皆唾手得之獨殞命疆場之吏不得霑一命以榮其親此事之極不平而情之當共體者則邦佐一貴除從優贈廕外俱當就所贈之官封其父母以慰死者不瞑之目蓋忠孝原是一理因其忠以遂其孝復藉遂忠臣之孝者以勸爲子之臣所係非泛泛也不直此也邦佐爲臣死忠高勇又爲僕死義無論其主卽僕亦難一時西逃將吏敢當監軍之僕一面者誰哉均宜優恤以示風勸

覆招募邊兵疏

爲照東方戰守總需兵將凡言招兵言用將原以引手於同舟豈其因噎而廢食如萬邦孚招募邊兵之議豈不勝募兵都城者百倍哉然臺臣論事者也臣部則做事者也事到下手只得熟思而審處之一有疑焉必從長計議不得致悔噬臍而欲御過於起初建議之人夫邊兵誠可招也卽以邊將招之何不能辦而必煩特遣金吾之使金吾誠賢何事事擅長卽招兵一節亦能跨壓各邊

將乎且未言招募先算錢糧邊兵之招就糧於邊乎挈糧而往乎就外餉是必外司餉者肯爲我任之然後可挈內餉是必內司餉者肯爲我任之然後可兩處有一肯任臣部且代爲金吾趨風以拜禮施自謂周旋金吾之意不在臺臣後也大要臣部止知爲國家當做之事而尋人使做不敢爲情面欲用之人而尋事使做事之當做與否可從情理預推人之當用與否必經耳目始定邇來公車之牘所目爲韓白若曠世不一見者固司馬門之旣聞且見而日應接不暇者也國家需將急矣臣又創陳重將之說期以振武夫之氣爲國家出力乃遇眞能出力之人而偏不肯用臣卽至愚亦不出此

覆旌仗義死節之臣疏

爲照奢兵發難之初長吏棄城者比比而有闔門死義之張振德

韋坤正氣集

卷三百四十一

九

也出死力以折衝鼓衰矢竭率家屬以投火氣定神閒臣死於國妻死於夫子女死於父僕死於主而總之爲國事死也烈哉俠骨剛腸俱堪千載異哉忠臣義士竟萃一門凡有人心者孰不言之而涕集思之而神往也夫爲臣死忠誰不知之邇來逋臣逃吏自以全軀命之念頭而求容於無法紀之世界遂至爲臣者全無死地服官者走爲上策而國將何賴焉致身原是臣節而臣節卽爲國脈報忠原是國典而國典卽爲人心異烈如振德是豈可爲薄報耶振德之建祠易名自有恆典其子張紀天假應試以存忠臣之一綫國家得就其眞骨血而予之世階其妻媿子女與何廷魁之義妾並旌其僕嚴英顧美等與高邦佐之義僕同恤蓋東西兩地借忠臣以泚偷生之類而恤應從優借天語以招報主之魂此今日急務行不待旦者也

覆盧教諭授監軍疏

爲照扶危戡亂須非常之人倡勇勸忠在破格之賞重慶變作攝
富順者棄印走矣教諭盧安世責非同於守土期又逼於公車使
其飄然北上旣無金革之危兼有清華之望誰能厚尤之者而安
世之用心竟加人數倍也寧悞筆戰不悞血戰寧舍宮袍不舍戰
袍其護印似抱璧之相如叱咤賊黨其請兵似泣庭之申胥還定
城池士民以爲重見天日共效尸祝者而僅僅轉縣優之耶夫繇
學轉縣此孝廉不得志於時者之所爲也殺賊如安世復城如安
世而從此例是安世以殺賊復城者自絕其青雲路而我於殺賊
復城之勞臣待以不及格也功高而薄爲酬則冷豪傑之心才大
而小爲用又繫騏驥之足見今川患未靖用才正急破格鼓舞大
開功名之門宜如鄉紳所請授以監軍之任畀以專勅假以便宜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四十

十

使本官得展其所長而人心競勉於報國甚於疆事非小補矣

覆畿南增兵疏

白河西旣陷則今日之畿南其關係京師豈前日可比作山海之
後勁通南北之咽喉安得不宿重兵安得又惜重費誠如學臣左
光斗所言兵不滿千馬不滿百卽增兵五萬亦不爲多添兵之數
做山東請帑之數做貴州誰謂神京逼近之門戶不得比例於千
里萬里外之封疆乎今日畿南增兵事在不疑臣部自附於同濟
之舟皇上亦斷不難於王居之渙矣而臣猶不能無說者事至今
日極望撫臣爲畿南立定新規模從頭做起兼望撫臣爲畿南清
理舊家當徹底查出舊撫胡思伸疏稱援遼屢調去一萬六千修
防山海一萬三千是一鎮而去二萬九千置可知也然查天啟元
年冬該鎮開報兵數實在六萬四千五百六十七員名屢調援遼

去者在此數之外去年所調六千七百六十名今係在關上其舊調一萬陣亡者便當開糧另補逃匿者便當緝拿著伍與舊額糧補舊額軍按衛所而求之萬人可立足也惟修防山海者在此數之內而近爲保鎮關係不比曩時已畱班軍七千三百餘名則保鎮比舊年人多此七千三百人在鎮矣大要該鎮兵糧既有舊額雖經調發其存亡可查逃亡者可補老弱者可換先復原有之額而後酌量分撥以定新增之數撫臣身到地方按籍一覈自有定見蓋舊額卽逃亡盡補老弱盡更而當此急迫之時亦必增募壯勇以儲敵愾勤王之第一步舊撫臣胡思伸請增兵五千臣部已具題奉旨特舊家當不清則新規模無據借新撫臣材猷查刷舊家當一一清楚而復以新兵佐之只求足備緩急不必執定多寡從頭打算除應補舊調援遼一萬近畱修防七千併題過新增五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四十一

十一

千外還須增兵多少所稱五萬之數或當取盈則取盈或當略減則略減但求實濟國事撫臣旣以國家之事爲事臣部安得不以撫臣之心爲心也

覆魯總兵疏

爲照畫戰守者纔說前茅便須後勁今當關禦敵保鎮遂爲後勁倘猶然不足爲勁渝關有急何恃無恐而該鎮自援遼抽調久歎單虛不爲料理則兵馬不備空拳難以當敵急爲料理又錢糧莫措無米難以成粥而總兵魯欽乃肇畫厯厯欲就事處事整舊爲新也所稱營馬之買補芻粟之增加器械之打造家丁之改募車營之添補無一椿不關切要無一事不需金錢而其所稱錢糧諸項則地方原有此銀地方人亦久有此意非本官劈空立說者州縣解京馬匹折價一年委官收買一馬之價可得三馬之用庫扣

援遼兵馬糧料銀以造軍器累年所積可濟一日之用各營逃故軍缺以二缺募一家丁則變鬼簿爲健兒府庫所貯各衛備荒銀兩暨各州縣有備荒銀兩總以爲加糧料而造火器則集無礙爲有用而車營之添其兵分二千於新募而自有餘其器亦動備荒銀而無不足真所稱爲力不難責效亦易者也大要今日之勢何處不當增兵豈於渝關後勁而反仍舊貫新撫所請之數聽到地方自酌盈縮而增新與整舊並行不悖新猶有待舊則見在整舊壁壘者卽預以開新氣象也是在鎮臣好爲之

覆問寺疏

爲照保鎮治兵不容以步而廢騎保鎮買馬不能無米而成粥總兵魯欽以畱馬價請臣部遂據以覆非漫無主持而使武流操權也蓋謂以馬價買馬是以菜作葷至便也且一馬之價而買三馬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四

十三

事半而功不密倍又至利也總是皇上之財總濟皇上之事苟有便利何難變通必如寺臣所言太僕馬匹祇供京營騎操銀兩祇供各邊年例亦思保鎮近在畿輔今爲邊警而訓軍實政借以入衛陵京非徒爲保鎮固圉也且此時之保鎮實神京靠近第一步何遽不得比於各邊之有年例乎而部覆保鎮馬價之事原止畱一年云後不爲例也日者杜應魁赴關會以太僕馬供其挑選而彼猶旁睨不顧莫可誰何豈其化一馬爲三馬至便至利而乃若相挪掄耶大要事可濟緩急不必執守文之規爲律令議有中機宜不必從建議之人生葛藤以天下理付天下事則當行當止原自了然不待辭之畢矣既經題奏爲此具覆伏乞皇上勅下仍照部覆畱馬價一年付魯欽買馬後不爲例則一變通之聞而軍需自足軍容自壯於以捍衛神京非小補矣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四十

三

鹿忠節公集卷五

明鹿善繼著

涇縣潘錫恩校

周景文制義序

不佞觀政兵曹與景文同舍相善也景文質任自然了不作回互
媿嬰態不佞私計卽未睹若人文意必吐露肝膽而以風骨自勝
者已而以制義示不佞則其人之概具在焉向之私計奇於射覆
因歎天下事患不真耳真則源流較然萬不失一自江河不返涉
世旣深者工模稜之術自託於時中之道藏頭蓋面千工萬巧圓
轉滑澤而其本色遂不復可辨雖然世不乏冷眼卽以不可辨辨
之矣景文居京師寡追隨尙書期而外左琴右劍獨坐蕭然閒
與不佞過談也蓋其脫然聲利得之天性惟扼腕時事浩焉興歎
其意遠矣大約吾輩肺腸於世味不冷者於名義必不熱諸葛武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四

一

侯鼎立三分淚滴千古都從澹泊寧靜中來中世士大夫宮室妻
妾靡焉自奉其於公家事度外置之何怪焉富而可求執鞭所願
人自揣技能精魂孰與尼山而苦欲求勝一開口一舉足不敢問
己嫌不嫌但問人喜不喜枉爲造物笑耳不佞椎拙無似每執知
命二字解嘲而嘲益起代不佞解嘲者獨有容城孫啟泰今年通
籍復有景文景文就選當得司理一日過不佞適啟泰在坐戲謂
仕路羊腸若復能崛彊耶景文指心曰吾以真是真非聽之此君
復指天曰吾以或利或鈍聽之彼君如斯而已矣啟泰笑曰此生
崛彊猶昔景文制義若干首自言同筆硯者爲殷汝良子狷伯仲
鄒虛王朱德升四君子夫不知其人視其友則四君子者不佞亦
旣耳而目之矣

范質公竅議序

余受質公竅議而讀之舉全齊民隱列於指掌一切漕運驛傳治河救荒弭盜條畫厯厯無不中窾入微而其革大戶之功比於虞淵取日蓋郡縣情弊之相仍盡於旣欲避編之名又欲完費之局之二語而質公旋轉之機括盡於詳立之法悉處之費之二語心下了了故言下了了手下了了人謂質公智人哉余則謂質公非智人也癡人也夫人才識不甚相遠卽聖賢之所爲亦心思之可到特心未必能一耳爲國矣能全不爲身乎愛民矣能全不愛官乎不能也則有不容不計之難易不容不顧之恩怨卽絕人之才力藹然減矣試縱觀竅議而歎東省之民力竭也一旦驟舉而更張化理其大段則極重而不易返其頭緒則錯雜而不易清其條貫則邐延而不易竟有此三不易縱事起目前不無觀望而况繇來者遠乎誰實作俑而質公受其艱也卽作俑非我如事屬專責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四十一

二

或不可逃而郡縣事有司者治之於理官何與焉如謂理官居上下之會易達郡縣之情前乎質公者獨非理官乎哉郡縣不爲而理官爲之前人司理不爲而質公司理爲之何利焉今按其已成之緒而追想當日慘淡經營之狀經緯曲折窮人情事勢之變而用其調劑不知寢食廢幾何心血耗幾何始建此永賴爲黎民利民則利矣而夙昔奸民乘積弊以爲利者能不恨不肖令長襲成案以爲利者能不恨利之者感雖公而無權恨之者情雖私而能翻雲覆雨陽順陰逆以求逞志於我一利不能當二恨擇術者何居焉他人坐視而不爲非其才不足識不足利害心太明耳利害二字幾爲世局司命中智以下皆知之而癡人不知也頑如石直如矢處處認真人以爲大家事者偏見爲自己事大家事則利害之見自起自己事則趨避之念盡除心之力原足以通鬼神動天

地無所以分其心而心之全力乃現挽極重而神愈猛理鐵難而神愈清歷邐延而神愈耐則質公之包孕全齊爲民永賴得之智耶得之癡耶或曰質公此舉原爲賤賂永賴而創議者我奉行者人我以爲然矣人亦以爲然否同事之人然我矣後事之人亦然我否不寧惟是人心不同有如其而異日不然我之人爲必非卽今日然我之人一有不然何爲永賴心血枉耗寢食枉廢徒成畫餅祇便覆瓿余曰否否天下事直論不可負之己豈論不可知之人只論不可錯過之今日豈論或有變態之異日事事而必論他人論異日則豪傑之袖手久矣智者論之而癡人不論也蓋不忍論不欲論也故曰質公癡人也

孫魯章詩序

夫詩第沿其末流較派論宗爭位置於毫芒狎主代興迄無定說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四

三

然推原本始不曰道性情乎果以詩爲不可知必有無性情之人然後可獨所謂性情者動於有感出以無心情景如冷煖之自知宮商如四體之默喻則其爲人卽詩而在如人之外另有詩步青蓮者多不情之笑傲模少陵者概無病之呻吟雖工亦奚以爲執此觀魯章之詩則魯章之性情也彼其負劍來視相國於師中併以酬生而懸弧之志余每進見飲食笑語批答顧問未嘗不在側邊庭孺慕令人心動此已是三百篇之所託始且周迴結攬窮邊寒寨戍卒十萬枕戈雲壘孰非深閨之夢閒亭小草夜月遠蕭孰非空谷之音而烽傳警枕捷奏鈴閣尤龍劍所爲自鳴而屐齒所爲自折者魯章值此烏能自閔其性情而不爲詩又烏能自外其性情而另爲詩性情字義皆從心生則惡可己也通萬竅翬三綱總此惡可己之生機生機息則一膜外總無真可關心之處

卽君父急難且爲掉臂則其人之詩亡也孟氏不云乎詩亡然後春秋作魯章治春秋固治其所以存詩者天下無離名分之性情不患人於名分不切患於性情不眞耳國事至今日賴相國一人以眞性情用事爲天子當關而是父是子主盟風雅則相國當關之事卽相國之詩魯章游關之詩卽魯章之事也雖以號於天下曰舍榆關內外無眞詩料舍高陽父子無眞詩人亦何不可

眉山草序

天下事自繇則快繇人則苦文亦事也然受事程能權不繇己千古英雄猶於不自繇之中竟成己志文之權誰操哉寸管在握萬靈聽命而憑軾以觀逐鹿之場言言繇己者誰也口不敢先開局不敢另布徽纒蹊徑總奉芻狗爲典刑且沿習等於成性未受吏事而舉俗吏心口相難笑啼不敢之狀於八股中一一畢具以得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四十一

四

自繇之權而先釀成不自繇之勢人固好自苦哉余讀眉山集而覺諸苦爲之頓解蓋其信心以往若無說在前其矢口而談若無人在旁而其深情微語妙於託寄一唱三歎又若謂自有知音者在天下每讀一篇便堪以五斗下之快可知已據其脫離窠臼或名之曰朔新短長橫豎斷而不斷對而不對又可名之曰擬古寧知曠觀於新故古今之說當下之新卽故當日之古亦今且新不繇己苦等於舊古不繇己苦等於今君家兄弟未嘗不新且古而快意則不繇新不繇古直繇己耳斯文之權旁落旣久賴君家兄弟一日收之宇宙間一大快事也然繇己本於有可繇之己無諸己而強繇其害乃甚於繇人余不難魯章兄弟之繇而難其己美大聖神以有諸己爲胚胎孔論爲仁繇己所與言者顏氏子也舉業卽一事善學者就鉛槧便可證克復德業之不作殊觀亦明矣

君家兄弟以余可爲知己否

同難錄序

今上御極手殲大憝九鼎晏然因追贈慘死諸臣恩命煌煌已復
俞部司呈請不盡代諸孤陳乞概照贈銜給與三代誥命蓋曠典
也諸孤以爲吾儕望恩原不在廢敘但祈有以光先世爲先人了
人子事耳至是而聖明所以卹忠與地下之因忠以盡孝者罔有
弗竟矣遂各述先人受禍受恩始末名同難錄蓋以志其感恩亦
自訂後期也梓成徵弁語於余余思諸臣受禍之慘振瑾時所未
有天子聖明不難創行前所未經有之典以當之自有此命令人
曉然爲臣盡節受非常之禍者朝廷自有非常之報旣以憫死兼
以勸生或謂有待慰之魂則死者之忠亦僞有待勸之意則生者
之忠不純以報待論得無令死者不服生者不受乎嗟嗟論不期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四十一

五

高期於中情使論忠者必不論報是爲忠臣者必生旣備受荼毒
死復備受蕭條天日空慘邱壠無光而後爲盡己忠而後爲朝廷
之所以成人忠則忠義一路祇爲齏粉髮膚寂寞祖父之具此又
與於不忠之甚者也夫忠義固出天性其萌甚微利害當前立喪
所守况生死乎所以嘯之使動養之使長全在君天下者故曰養
天下而享天下之謂君然不經喪之者之毒深無以見養之者之
功大前此善惡倒宇宙晦摺紳喪節亘古所無豈人性固然亦竊
君權者之刑賞實能喪之日月幾何至今上而人復知善之不可
泯惡之不可爲也亦豈人能遽復其性則今上之刑賞實養之耳
刑以報惡賞以報善報之一言持論不高舍此無以養天下而皇
上神聖其用意深遠每非臣下所能窺萬一如言及逆黨人孰不
恨之詈之欲食其肉未幾而漸平矣言及諸忠人孰不憐之痛之

至於下淚未幾而亦漸平矣漸平漸忘且託於見善不喜聞惡不怒之說而復厚誣吾君於逆案欲從寬於褒忠欲從嚴也至欽定逆案凜焉天討而三代誥命之給卽在此時然後知聖主善善惡惡不爲衆淆不以久倦且不因煩生厭也肯持忠不望報之論使爲惡者畢竟得利爲善者畢竟不利也耶余按是錄讎諸孤而與謀皇上既有以報諸臣諸孤能不爲先人報皇上是時相期誰謂不切所貴者毋以久而亦平也今而後並期自勵無墮家聲乃卽所以報君恩爲諸臣請誥命者係封司徐君主稿於例爲破格於事爲變體初亦虞上愼重而竟不難得蓋徐實善體上意也余因序斯錄而并紀徐之憐痛未平如此

鹿忠節公集卷六

明鹿善繼著

涇縣潘錫恩校

贈孫君兄弟廬墓序

嘗讀古忠臣義士孝子悌弟遺事未嘗不掩卷興思聳心起敬人生幾何獨此奇行懿蹤歷千載猶猶生氣然古人也不可復作何幸當吾世而得之孫鍾元兄彥孫氏容城著姓先發其祥於敬所先生又再傳至鍾元繩其祖武鍾元之同胞兄崇我次相我最少弟思皇翩翩秀異無忝八龍邁其先人之變相與廬墓終喪鄉閭遠近無論識不識見者聞者咸咨嗟太息謂孫君兄弟千古人也夫自穆叔論三不朽而以立德爲太上天經地義百行之原德孰有大於孝者君家兄弟此舉淳發於不自己之心亦第以盡吾當日事何暇計千古然能爲當日者卽爲千古矣嘗歎士生天地間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四十二

一

具鬢眉稱丈夫亦爲之而已矣不能爲所可爲甚且爲所不可爲甚者同禽獸行不甚者亦同草木腐故所稱當世名流大都褒衣矩步邊幅自持開取一二迂節細目無關綱維之事不切名教之圖稍稍點綴便翹然以千古自許而未識其能千古不也君家兄弟皆以才名蜚聲諸生閒鍾元君復未冠而領鄉書鄉人士亦嘖嘖歎其雋異然大概謂聰明穎秀能成一世名不意其成千古名也卽不佞嘗一再識君家兄弟自謂知之繇今省之則曩之知未也夫漢世士舉孝廉至今吾黨人率以孝廉名之顧名思義獨孫君始無愧耳私嘗怪容城彈丸地而先有靜修後有椒山迄今又有孫君兄弟何物一撮土多生千古人或謂其左天津右狼山遠吞岫色平揖巨浸網緼靈氣人不偶生豈有然歟夫徵書再至雲臥益堅靜修清矣擊巖不死竟死擊嵩椒山忠矣一廬六載孺慕

終身鍾元兄弟孝矣子文之忠文子之清未知其仁而伯夷之清與尹惠同仁比干之忠與微箕同仁此際政須隻眼仁者人也親爲大則孝弟爲仁之本固不問而知之者也劉以高尙無愧伯夷楊以死諫無愧比干孫以純孝無愧劉楊道不同而趨同容城有三仁焉不佞自慙曩之不深知孫君又未始不自幸生之得當孫君高風芳韻千載後必聞之興起豈其當吾世而失之

贈李司城考績序

李雲漢司城考績得恩命贈其父傑山公如己官母暨配俱稱孺人綸綽一時冠帔兩世榮矣夫國家鼓舞羣吏能其官者不難墜書寵之人臣展布四體以邀君貺不獨一雲漢而吾獨於雲漢三致意焉雲漢誠信人也余從孫國重啟泰兄弟識之退而謂天下人盡若雲漢官盡若雲漢結繩之治不難再見雲漢驟與人接不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四十一

二

能磬折戚施作刺刺語而久之其意倍親腸肺較然其司城用法寬而持己介事上極敬而恥非道之說雖居劇職訟庭常閒每談當官之懷昧弄法羅織周內齒切髮豎聞有以資緣捷徑之說進者則謝不敏卽素託深交稱引世變江河與汲長孺之論積薪雲漢以有命辭吁亦難矣世局之不可破有力者且靡於從風列在下僚夫復何言以資輕灰遠志以短步促雄心理有固然其無足怪而雲漢澹然漠然持之不變何爲者耶使雲漢而猶人之視其官也者七情五色且以有因而旁溢無主而自行又安能澹然漠然已也雲漢之持此亦曰聊以信吾心也成與敗非所敢知其至以宦成荷國恩也則公論之不能盡滅而天下事之猶可言也因憶與習雲漢者居恆論列大概謂雲漢於人無所不宜唯不宜於官而今何如哉自持論者分官與人而兩之因襲既久已如一成

之案既分人於官之外遂駕官於人之上復溷官於人而品人以官余髮未燥卽耳此論而心非之每求一人焉閒執持論者之口幸有雲漢也然亦已難矣是役也於雲漢不爲分外唯是當今之世以木彊之人而亦得考績稱宦成使論官者不至全遺人而剝下趨上窺瞰迎合未必爲天建地設不易之矩則雲漢其左券云

贈恆山徐使君膺臺薦序

子輿氏論入人之深主仁聲而奴仁言言自己出聲自人出已實有口盡千載於一言何難者人亦有口夫其口衆我寡數不勝也他日論恭儉之實痛黜夫聲音笑貌聲音笑貌總之所謂仁言也俗吏情狀刻畫盡矣余每與啟泰盱衡宇內歎民生之不易而太息於仁言仁聲之一語恨吾生也晚徒從蠹簡仰漢吏於希微邈杳彷彿疑似之間不意乃得之於徐使君使君治容不數月卽有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四十五

三

聲余猶疑俗吏新政局面也已而聲益噪遂心動蓋至於今而君之聲集於余之耳雜沓重復不可殫且就人之口得人之情其感使君思口出不啻且感生愛愛生憐憐生過計反覆於不能已展轉於不必然蓋使君之爲容至矣杜請謁絕苞苴問理徵收之閒如水如雪日惟求所以便百姓者竭力從之相沿積蠹次第剔盡民卽欲求費一錢而不可得且也旌節義槩恬退恤若敖之餒餒惡瑞之羽高誼深心每入人意中又時出人望外容人士戴天履地居恆相謂使君愛民過厚治民過勞操持過苦民肥矣君得無瘦乎獲上治民宣尼明訓世局日變誰能於常格外待豪傑者君之拮据專爲民矣獨不爲官乎是言也愛使君非知使君也智非不足愛之過而智爲掩其恐恐於獲上之不易非爲使君蓋自爲也而使君今固獲上矣繡衣皂囊爭先推轂容人士可無庸過言

爲矣然寧直容人士無庸過計也天下之冠進賢而縮墨綬者又何必過計爲誠如巧宦者之說謂獲上別有道於是爲宦爲民若水炭之不並立並則戰戰則告敗者不問而知其所在剝下似狼媚上似狐走朱提於密室而閭閻若掃至有謂歛衽途不得不投絕交書於此心尙可言哉閒有不能頓負初心者乍王乍霸忽主忽賓當其所窮本色立見反不若純負其心之蓋藏密機智熟足以僞定一時也耳食者不察遽指爲口實以伸其爲民不宜於官之橫議此杯水車薪之說與於不仁之甚者也繇徐使君觀之彼何嘗以獲上之念雜其治民而竟以治民者獲上則天下患無眞爲民者耳爲民卽所以爲官徐使君其證也故仁言仁聲之旨得使君而益信而治民獲上之案願從使君一翻之宣尼謂治民必先獲上余謂獲上必先治民老吏舞文能翻一成之案使君治容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四

四

吏無敢舞文者余之翻案因啟泰以質諸使君或不以舞文論也

贈李茂林序

尼山思聖而遞歸於有恆他日稱引南人之言而善之余合而思焉則作醫者必有作聖之心然後可爾蓋天下事最不利於巧人巧則變局多爲人之意外若眞而心未必也爲人輕則計算少好淺嘗而不好深入苟且其術自足其知且急於潔己之名而重於實己之言潔己名則袖手實己言則幸災故恆者作聖之心也而作醫非此心不可余閱人多矣於醫中得李茂林余婦病瀕危茂林起之母夫人病復藉以起余因常侍茂林而得其爲人之深眞有作聖之心者也蓋余婦病積數年經數醫至甲寅勢遂劇他醫皆委以去聞茂林名於郭爾祥迎以至蓋計無復之不能坐視如盡人事耳茂林一診許以不死他醫聞之傳笑卽余亦未敢信

而不忍疑也起伏變化病者之症狀與治病者之作用俱極人耳目之所未經而意想之所不到當其變化時余亦意恍神搖不能控揣惟舉以聽之而竟藉以成功相知者共詫其神異獨爲奇事然余至是而有感於醫之難非徒爲不識病者難也卽識病而用藥之際稍失先後著不可卽不失著而病狀之方正忽驟病勢之方減忽增儘足以顛倒醫者而亂其計卽醫能不亂而主人寧保不駭使茂林有潔其名之心亦不肯以盛名之下而殫力於他醫所望而卻走之病至是則爾祥其子桑乎與人之壹秦伯亦欲分功矣非眞分功也蓋以警天下之任醫不專而自敗乃事者茂林醫旣蜚聲而日伊吾素問且問業於數百里外之周氏是豈不情之挹損蓋爲人之念眞欲窮造化之奇所謂有作聖之心也人心惟恆乃實而痛癢切惟實乃虛而自用黜茂林茂林進乎技矣茂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四十一

五

林不欲潔其名而名益鵲起迎者無虛日所至奏効遠近沐其澤高其品如出一口丙辰之春當事者嘉其行業予以冠帶親知爭以爲賀而余之言若此

贈嵩菴上人敘

嵩菴住永傳時余與杜季子頻過之談竟日不厭余兩人不諳無生法居恆談柄在有心人三字蓋舉世滔滔大抵失其本心本有者無之本無者因有之耳嵩菴不以爲非無生法出語佐之且謂於無生法亦不稱謬也嵩菴戒律甚嚴其持論雅不作張大語而尋常世法所爲無害者若將挽焉耿介自喜蓋其天性使然余兩人心知之久暇輒清談幾至忘形一日謂之曰若恨不儒冠耳是足愧柔腸繞指敗類亂羣爲尼山罪人者嵩菴遂巡謝謂衲子何敢知尼山竊有感於雪山之罪人也考宗按派辨機論緣折蘆再

東難屈其口而合之於境。篋豆動心，偶獲依傍，亦非本色。能以清明一念，正對雪山，未易許也。子聆其言，亦重之，安得人人居屬目之地，以其愧雪山罪人者，並爲尼山罪人，愧乎會僧錄久無主者，嵩菴捧卮檄而莅之，主教非能重嵩菴實以嵩菴重也。故事，主教者於衆，拈提第其饒乏，而蛇虎賦之，卽極荒落，割饘粥以應逮嵩菴受事爲之一洗，徒稱剏見云。余因與季子歎天下事，還須有心人爲之，何道不可作人何事不可自見如離心而論道，千載上下治日少，亂日多，獨非堯言禹步崇之耶。願與嵩菴盟，卿用卿法，我用我法，道不期同期於各不爲罪人也。已矣，斯言也，無心人之所不喜，然余原不爲無心人說也。

贈耿峻坊舉秀才第一序

國家待士蓋不薄矣，士每薄於自待，自薄至於不可言其害，還中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四十一

六

於國，故國之課士在循名責實，士之自課在顧名思義，民業有四士居其首，其名芳其術尊，其處恬其味澹，卽陋巷環堵而先天下之憂，卽矩步雅歌而習大人之事，所謂繫聖賢之籍也。然僞士反藉以自匿，其跳愈甚，其匿愈巧，故農不農，工不工，商不商，其術不能眩人，其勢祇爲自困，惟士不士，則無從而按之，其敢跳於名教外者不妨以其匿而進，結當世之知，盱衡宇宙，所稱貪淫冒市井之所羞，陰賊犯鬼神之所忌，濁惡暴殄之氣，纏綿震盪於兩閒者，大概士爲之也。螢雪所伏以讀，簷暑所持以獻，如戲場搬演於己了無干涉，賈生復起可勝太息耶。近有議制科之外閒行，辟舉如祖宗朝故事者，復格不行，夫極重之勢，至不可返，國家誠無奈士何矣。獨士具鬢眉，誦孔孟，至以天地父母所生之身爲國家無可奈何之物，清夜自思，何以置面也。余友耿圖南篤行士也，其子峻

坊受知督學徐公舉秀才第一人葱菁玉樹愉快可知唯是余於圖南爲塵外交故不欲徒以峩冠博帶爲今日榮亦不徒以三槐九棘爲他日券而申名實之論期峻坊不愧於士也更雜陳雅俗求或一言之有當於峻坊因效學究生活爲秀才下一註脚秀者秀也吐華曰秀見於傳註三物論秀本於周官國家之倚重士而備責土今古一轍三物多缺卽雕龍繡虎不秀之甚耳且顧名思義峻坊而知而翁之所以命名乎世有四維禮義廉恥維已維國皆是物也又聞先哲取法乎上夫士四民之上也舉以第一又士之上也等而上之無論今人卽出古人下不甘也方寸屬我宇宙事何不可爲者誰謂峻坊止當於涑城稱第一止以文藝稱第一耶椒山先生之言曰本來面目頻頻照恐落寰中第二人願與峻坊共勉之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四十二

七

賀陳范彭入學序

歲戊午余表弟陳范彭應督學試以第二人入學區區青矜何足爲范彭奇而余繹入學之義不能不喜則古有讀書不識字之說獨范彭可稱識字耳操鉛槧以應里選入學者不乏人而學字會識否二三子以舉業問余強顏與之言學蓋工文者必識題而題誰氏之語且其所做何事所著何境所用何功此之不解筆鋒縱利憑何發抒而可舍學談業耶余亦於聞者肩捷知其以爲迂而復強聒之且曲誘之曰此舉業捷徑錢心漁打蛇得七寸之說每刺刺口實而聞者猶介然疑今得范彭而余言乃有徵也范彭與其兄金溪先庚子孝廉夢曰君之子余長姑所出也兩大人物故藐孤方幼伶仃形影未解自憐內憂外侮門漸蕭索余入京取道每過而問焉今昔盛衰之感凄然刺心有意無言有言不盡之衷

尚一一在金溪范彭心目閒蓋相關之情不能自己而金溪遂以范彭託余也范彭肄業未浹歲而成章日月幾何詎能淹貫則范彭聞余談學而深信真舉業不在學外也探經攷傳務求實底舉微危消息欺嫌關鍵悉就吾身日用閒認之不敢據紙上爲活計故人所窮年佔畢苦於望洋者范彭以數月得其要領問切思近云讀書吾得其要天命之性是也范彭范彭可與言讀書錄矣大要士先立志十五志學尼山自道亘古來一學字惟有志者識之暗室千年一燈立破數年前此范彭也一變志道盡脫習氣恂恂雅雅起人愛敬有數年契闊忽逢於今日者訝其雅重不敢認爲陳范彭余省其狀於同業諸友交淺交深當面背面無異詞其得上心如此范彭真志士哉丈夫方寸屬我風雷一奮何事不可爲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四十一

八

冷煖世情高低人面據一時以判終身者何見事之晚乎學之分量包裏乾坤識得此字更無難字余於范彭入學不欲以世途賀套汗吾齒頰特謂識學字之人而入學可稱天下名實相副之一事而吾且以范彭爲左券令修舉業者不以談學爲迂則所關於士習良不淺云

送張明衡擢守大同序

代李大司農

天下事總於六曹六曹誠職其總矣而自其各爲總也又職其分曹郎受事又各就所事而竭精力以從之敢問職以外哉然曹郎之能其職者率徼天子寵命出視郡事郡無論煩簡總宇下諸城而南面臨之抱案之吏以次稟成蓋六曹之器具在焉夫以曩之兢兢職分猶懼不給者至是全而付之不虞其難勝而曹郎出守亦往往以功名自見人不得以不習傲也此其故可思也尼山就

誦詩三百者恨其不達於政他日與康子論從政而以達之一言爲端木子註則天下事若以其局錢穀兵刑緒別派異惟就局而繹其端於何來委於何竟互爲主客密相經緯一局之中而全局之所爲備達者自能辨之耳故達之一言其機在呼吸一氣之中而其用在果藝諸長之上史臣之於賈雒陽曰通達治體是可爲知者道也張君起家進士釋褐授廷評以讞獄廉平晉地曹郎余與共事借箸之餘動中卻窾及司倉庾共推明允庶幾孔子之所謂達者余方借其心計共濟時艱而今且奉命守大同夫大同所稱京師後門也則守視他郡尤不易天子注意北門慎擇鎖鑰非得達如張君亦何以勝其任而愉快乎然余又非獨爲大不快也天下之患莫大乎此作而彼不應郡與部不相應也邊與腹不相應也共事一主誼比同舟豈其盡出挾私而故爲枘鑿彼固實不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四

九

達耳人而不達不知其可而尤不宜於邊郡守文吏也而與將參居所治者民也而與兵雜處邇來武備之弛不可問而徒以膏血飽無厭之口腹屯鹽之法不可復而徒以歲例求如洗之太倉不有達者以處於其間則奉行與考成不相應而扞禦與守衛不相應國事何賴焉而幸借張君以往也不應之患吾知免矣故士君子患不達耳如其能達則白地曹郎而出守其作用當別蓋合邊腹兵餉將吏之要領無不備於地曹肯綮素嘗一局而了全局之用威望風采且視分司時更倍矣則余之深有藉於張君亦更倍爲曹郎時也

贈張子于度序

余以發金花被罪杜門張生于度自新城來視余畱十餘日告歸是時生方以文高等廩於庠余於其歸復論藝文論賞鑑而俯仰

今昔嘉生之能自立也生妻于余友孫君之女孫君廬墓時生尊其父之治命就學墓側余一再過奇其狀謂之子嶽嶽必能自立未幾借槐生賈生問業西江之滄余官民部生又以孔生李生來謁假館禪棲旦夕質問數月乃歸生負奇姿益以攻苦文日有名諸皮相者驚謂何物張子咄咄逼人而生固不措意也大約人得陽氣多者類君子得陰氣多者類小人陽氣多未必無失處陰氣多未必無得處而以大概論分數則去彼取此張生之言大近於誇口直近於淺節疎近於慢意猛近於凌而其見短處卽其任真處於世味無情者於名義有情者也於非類面冷者於同調腸熱者也運用奏泊固不能爲生諱而剛克柔克之說余與孫君就所偏以藥之者生又不啻韋弦之佩向來鋒穎漸就斂藏如帷燈如室劍徐按之固自慙心驟卽之亦不刺目蓋原屬陽氣多之人而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四十五

十

邇兼乎陰之用矣此處情節靠誰簡點天下惟自立之人乃有自得之趣其文之日新月盛爲諸士冠軍良非偶也十年回首世事人情具有有意無言之際侍孀閣撫弱弟伶仃蕭索有憐之者有難之者至今視生眼當何如世不乏小廉曲謹厚貌深情之輩而未路歸結何足當生一盼哉人生多一層回護卽減一分精神學一番完美卽薄一分根底穢原爲主陰在陽中彼陰氣盛者固於做人一簿無緣者耳余淺人也且癡人也卽偶持橋偏之旨以爲二子子鍼砭而已實有愧半生遭際似通似礙愛盡人憐亦復受盡人難簡點所得猶未如生之有味乎其中也念菴先生將就冒認四字余每舉似二三子以汗其背至於余之背汗耶不耶敢不以勉生者而自勉

余與印上人爲童時交每過精舍劇談快心事快心人衍李泰伯以讀史下酒意每得一快心卽滿椀茗茗相伴嚙下上人談其友養元事遂連舉數椀習習欲飛也余癡人也不解元妙法遂不喜元妙語卽與緇衣語不敢問其悟祇叩其修又不欲以焚誦講解當修必叩其尋常日用待人處事之作何狀而所貴於其狀又不欲在局外祇求在分內三教聖人各有師各有徒各有分而其徒之各以身謗總之不守其分而已本分事不元不妙而真元真妙舍此無寄特以人之習而生玩遂於終日交臂之場而成終身永隔之域宣尼致慨於觚不觚此正名之說卽盡分之旨士而懷居不足爲士蓋謂士不士也而諺有所謂僧不僧俗不俗者可與士不士共附於觚不觚之圈外註余不敢作諸語嘗語印上人謂士不士所壞在衙門僧不僧所壞在山門相對歎息不能不服膺養

元耳養元所長人第以通梵華之章諳律呂之妙推爲山門祭酒而實不足盡養元也能仁非無名之寺當其盛時規則清肅爲諸利冠而後乃浸衰最可憾者苟圖蠅利星布店坊變法界爲飲博之場化金田爲招搖之所山門劫運莫甚於斯而一舉廓清之者養元也方議廓清時彼無賴者之爪距寧不戒心養元難撼如山竟成滿志卽是降魔手段卽是證聖機緣勿祇執翻貝葉爲作佛事也又聞養元交友不作炎涼態處事不學門面粧善體人情曲折婉至意在言外余書生不知此於法輪何如而第以爲此極有分曉能自樹立之丈夫不拘在何門習何教皆是表見不爲虛生虛死可有可無之人何怪乎陳君之推重力請宗伯給劄以表異之也冠帶不足重養元冠帶而得養元乃足重爾夫僧不僧遂至於寺不寺寺而復其所以爲寺僧始復其所以爲僧而祇曰復非

創也原未旁溢於本分也天下而各不失其本分天下平矣然
余獨憾養元之不冠進賢冠爲儒者完本分而使廓清之功僅僅
在一山門也養元諸同袍具緝求言因次第與印上人之語書之
萬曆己未秋八月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四十二

三

